

《东瀛纪事》 (清) 林豪 撰

● 序号 篇名

- 1 自序
- 2 吴序
- 3 东瀛纪事例言
- 4 东瀛纪事目录
- 5 东瀛纪事卷上
- 6 戴逆倡乱
- 7 贼党陷彰化县
- 8 郡治筹防始末
- 9 鹿港防剿始末
- 10 北路防剿始末
- 11 大甲城守
- 12 嘉义城守
- 13 斗六门之陷
- 14 南路防剿始末
- 15 东瀛纪事卷下
- 16 官军收复彰化县始末
- 17 涂库拒贼始末
- 18 翁仔社屯军始末
- 19 逆首戴潮春伏诛
- 20 戇虎晟伏诛
- 21 余匪
- 22 灾祥
- 23 丛谈(上)
- 24 丛谈(下)

● 自序

余自壬戌七月应淡水族人之招，买舟东渡，拟便道南下访友；时彰化贼氛正炽，路梗不通，适家雪村方伯奉檄办团，相晤于艋津旅次，一见如故，遂邀余寓其竹塹里第之潜园别业。未几，平贼凯旋，属余为典笔札；暇辄相从论诗，荏苒者四载于兹矣。中间薄游郡垣，往复者再，所过之城郭、川原昔日被兵之处，旧垒遗墟，萧条在目，慨然者久之。辄与其贤士大夫、田间野老纵谈当日兵燹流离之故，因即见闻所可及者随笔劄记。近又博采旁搜，实事求是，得戴逆所以倡乱者，原委犁然矣。于是仿赵云松先生武功纪盛及杨氏三藩纪事、

魏氏圣武记之例，分类编次，附以论断，成上下二卷，题曰东瀛纪事，亦欲诛乱贼于既死、存义烈于不刊，俾他日征文考献者有所参考也。余不敏，窃附草创讨论之义，海内博雅君子，幸惠教之，则不啻百朋之锡矣。岁次庚午嘉平，鹭江林豪。

●吴序

余友林卓人孝廉，鹭门绩学士也。尝薄游台阳，值戴逆甫平，因综其见闻，成东瀛纪事二卷，而属余为序。余三复卒業，见其兼综条贯，体裁虽本之谷氏应泰，而是非褒贬实不缪于紫阳大旨，斯诚有关风教之书也。林君之言曰：「凡载记之文，宜实事求是，无偏无饰。是以野叟之传闻，质于当轴之封事；老兵之偶语，确于大帅之文移。某尝往复郡垣，辄与田夫、老卒纵谈兵燹乱离之故，随手劄记，得数百楮；比归，发篋编次，以成此书，盖易稿者屡矣」。林君用心之勤如此，宜其体大思精，有条不紊，足以信今而传后无疑也。独念余自少饥驱海上，代人作嫁，风尘碌碌，笔砚久荒，而君不以余为门外俗生，而以文字雅相知爱，知其蕴蓄者深矣，区区海外一书云乎哉。同治五年岁次丙寅中秋夕，石门愚弟吴希潜拜手谨撰于竹城官廨之可谈风月书斋。

●东瀛纪事卷上

鹭江林豪卓人着

戴逆倡乱

贼党陷彰化县

郡治筹防始末

鹿港防剿始末

北路防剿始末

大甲城守

嘉义城守

斗六门之陷

南路防剿始末

戴逆倡乱

台湾雄峙东海，横亘千余里，土田膏腴，家多殷实，顾民气易动难静。康熙间凤山朱一贵倡乱，旋就诛灭。至乾隆初，漳州有严烟者，偷渡台湾，传布五祖邪教，私挟教约一册，备载入会、过香等事。于是彰化林爽文、南路庄大田、北路林小文等，转相纠约，因之作乱。厥后乱者凡三十余次，或随时戡定，或调大军荡平。若咸丰三年，内地海澄黄得美之乱，亦奉五祖邪说，称双刀会（亦名小刀，其会起自外洋，蔓延于沿海之漳、码、同、厦，故又称天地会。厦门既平，黄位乘船拦出，至淡水鸡笼头滋扰，旋往安南狃狒居焉）。迨同

治元年，复有彰化戴逆之变。

戴逆名潮春，字万生，彰化四张犁人，原籍龙溪县。祖神保，生子四人，长松江。松江有子七人，潮春其季也。潮春家素裕。世为北路协稿识。其兄万桂，以田租为阿罩雾人所占，与张水浑号五股水者招集殷户为八卦会，立约有事相援。潮春恐生变波累，未尝预之。咸丰十一年冬，知县高廷镜下乡办事，潮春执庄棍以献，而北路协副将夏汝贤（四川人，武进士），猜其贰于己也，索贿不从，革退伍籍。时万桂已死，潮春既家居，乃招集旧党为天地会，请邑令给戳，假名团练，自备乡勇三百名随官捕盗，官倚重焉。自潮春扩充斯会，豪右斂手，行旅便之，愚民安之，无不乐从，有布赂巨金始得窜名会中者。其渠称「香主」，入会者谓之「过香」，每名纳银半元。过香之法，环竹为城，城分四门，守门神将称韩平、韩福、郑田、李国昌。城中设香案三层，谓之花亭，上奉五祖，亦曰洪英。北门外立一香案，书戴潮春长生禄位，冠以奉天承运天命大元帅等伪号。旁别设一几，所奉从前逆首朱一贵、林爽文辈，皆妄称先贤。过香之时，择其已入会者十余人，皆披发、跣足，首裹红巾，谓之「旧香」，在场执事。其将入者谓之「新香」，十数人为一行，叩门而入。问：「何来」？则曰：「从东方来」。问：「何为」？又曰：「将寻兄弟」。红巾者导跪案前，教以册内禁约，斩鸡为盟，执香默祷，有天地香、父母香、兄弟香名目，复宣示十戒。既毕，然后出城，牵白巾为长桥，由桥下穿出。红巾者问：「何不过桥」？则应曰：「桥头桥尾具有大兵把守，不得出」。问：「今何能出」？又应曰：「五祖化小路一条，导我逃生」云云。复礼跪城外香案，于是授以八卦及隐语甚多（每条有七绝一章，语甚鄙俚），皆悖逆之言。其党郑玉麟（即郑狗母）、黄丕建、戴彩龙、叶虎鞭辈同谋举事，转相招纳，南北两路不逞之徒多聚党以应之。凡香主、领簿、缴簿，皆纳银四元。其党之上簿者，已多至十余万。迨同治元年春，高廷镜免，雷以镇接任仍倚潮春办事。时会党横甚，白昼抢杀，不特县令无如何，即潮春亦暂不能制矣。

论曰：呜呼！自古潢池弄兵、草间求活之徒，其忍而为此者，厥有由矣。台阳土性松脆，民俗浮嚣，兼之无籍游民趋之如鹜，无妻子之恋，无田宅之安，聚则成群，动辄滋事。而漳、泉、粤三籍各分气类，仇怨相寻，酿成巨案。其始陷于无知，诱于不觉，或冀攀鳞附翼以立殊功，或思割刃寻仇以快宿忿，其黠者乘机以罔利，其妄者喜事而轻生。至于大势已去，亡命何之，犹为铤险之谋，以缓须臾之死。呜呼！岂蚩蚩者之乐死哉？且夫入宝山者谁肯空回，过屠门者咸思大嚼，是以硕鼠既肆其贪婪，奸蠹必因而为利，乃至豪猾武断以噬民之肤，搢绅舞文以绝民之命。至于民膏既竭，民怨方深，一旦乘势揭竿，闻风响应，始噤然曰，吾今而后得反之也，而时事可知矣。嗟夫！嗟夫！使

汝贤不为中饱之图，则潮春终为下走之吏，何至生心不轨，背地为逆，竟授兄弟之香，甘为朱（一贵）、林（爽文）之续，使民生蹂躏，文武陷没，至于三年之久也？独是化干戈莫如俎豆，革鴟獍端在驹虞，移风易俗，匪异人任。是故文翁治蜀，教以诗书；常袞使闽，先兴学校。其时之遵道、遵路而无反、无侧者，岂有异民哉！吾论戴逆倡乱，推原祸始，而伤其致此之故也，愈穆然思陈、曹诸公不置矣！（前台湾县知县升台厦道陈瓚、前淡水同知曹士桂，皆以良吏称。）

贼党陷彰化县

台湾道孔昭慈（云鹤，山东曲阜人，进士）闻会党滋蔓，于同治元年三月初九日北至彰化，执总理洪某杀之（总理即该地耆老，官给戳记，使理一乡之事，多系土豪为之）。檄召淡水同知秋曰觐（雁臣，山阴副榜）。曰觐前任彰化，以武健为治，豪右屏息，至则以办贼自任。而同知马庆钊（四川人）请出赏格购诸会首。贼大惧，逆谋愈决。

先是涑东保四块厝人林日成，诨号戇虎晟，性粗暴，与前厝庄族人相仇杀；曰觐屡办不下。至是总理林天狗保晟带勇四百，前厝人林天狗带勇六百，随曰觐剿贼。十七日，秋曰觐偕北路协副将林得成、守备游绍芳带兵千余名至乌日庄，贼负隅拒战。官军至大墩，晟之勇反兵相向，官兵截断，退入民间竹围；贼环攻之。十八日，曰觐逃出竹围，为其下所杀。仆从颜大汉力战死之。幼仆诨号小黄者，年十五，以身翼蔽秋丞，大呼曰：「杀我，无伤我主人！」代受数刃而死。尽先守备郭得陞、把总郭秉衡（金门人）俱死焉。林协被执，囚于林日成家。

秋曰觐之出兵也，贼党郑玉麟、黄丕建、戴彩龙、叶虎鞭等于是日纠众围彰化县，时城中尚有兵三百余名。孔道命胡都司、吕千总守城，仍属大狗抽城厢民兵同营弁分埤守御，拨银千余元以犒军。吕不以时散给，军心稍懈。孔道先期令鹿港人施九挺招勇千名，卒无一人应援。外委杨夺元见贼皆乌合，请率左右出城斫贼营；吕千总恐兵败担责，力持不许。忽有奸民王万等七、八人与兵勇角鬪于市，为官军所执，大狗仍保令带勇守城以赎罪。复缒城出见贼目议和，贼佯许之，按兵不攻，但四出派饭。大狗遽称贼已就抚，孔道信之，各官皆相贺，令守城者归家休息。王万既带勇乘城，遂与衙役陈在、何有章等与贼通，为内应。二十日，开门引贼入，呼于众曰：「如约内之人，各人头发及门首爇香为号者不杀」。百姓皆具香案迎贼。贼党乃备鼓吹，迎戴逆入城。其寡嫂罗氏死之。时满城香烟纷绕，如履云雾，逆首既至，自称伪大元帅，居北门外妻兄许慕舍家。以戴彩龙为伪二路副元帅（彩龙一名云从，原籍长泰县），郑玉麟为伪大将军，麟兄郑猪母为伪都督，城内人卢裕为伪飞虎将军，郑

大柴为伪保驾大将军。以陈在据梧栖港，称伪镇港将军。黄丕建、叶虎鞭、林大用、陈大戇、逆叔戴老见、逆侄戴如川、戴如璧皆称伪将军。丕建父黄小脸伪称老元帅。设伪宾贤馆以处文士，强令岁贡生董大经为伪宾贤馆大学士。以陈有福为伪殿前参谋大国师，相士董阿狗为伪副国师，外甥余红鼻、乌鼻为伪左右丞相兼管刑部，乌鼻弟为伪礼部尚书（轶其名，县署水夫也），黄秋桐（眇一目）为伪户部尚书，李炎为伪兵部尚书。设伪应天局于书院，以蔡茂猪为伪备粮使司，办理局务兼内阁事务。以魏得为伪内阁中书。于是抽银、派饭，民不堪命！时城中文武俱羁拘总局。南投县丞纽成标，尝奉檄清庄搜贼，威名流闻，贼恨之，执见股首郑玉麟，大骂不屈死之。孔道遣林日成时，幕友汪季铭力谏不听。及被围，复从问计，应曰：「贼首多漳属人，城中漳多而泉少，且兵力单薄，不可守也，乘贼未合，可纠亲丁兵勇，夺门而出，退守鹿港，然后调兵规复，未为晚也」。又不听。至是仍向汪问计，汪手书「朝闻道夕」四字示之。孔道点头，是夕仰药死。前任副将夏汝贤一家囚于楼中，受辱尤甚，以愤死。某同知见戴逆顿首曰：「今世界在兄，但清官如某，乞赐矜恤」！戴逆慰劳之。是夕备酒庆贺，□与□预焉，未几纵回鹿港。守备游绍芳、吕千总亦脱回鹿港。

戇虎晟先与洪丛、何守等密谋同执戴逆，故犹羁留北协林得成于家，为反正计。时戴逆屡送黄马褂、伪令、伪印于晟，诱之助逆，而林协屡劝晟杀贼立功。族之殷户欲鸠巨金与晟，使助官，晟未决。江有仁者，彰邑人，尝带勇赴内地剿贼，积官蓝翎守备，至是日说晟以内地粤寇未平，必无暇及此，不若乘机举大事。晟惑之。林协知不可回，伏剑死。晟反谋既决，恐诸人不附，召至家欲杀之。何守入门大言曰：「事势至此，大哥默然不称位号，岂有他计耶？」晟意愈决。遂自称伪大元帅，与戴逆俱称伪千岁。江有仁为伪军师，何守为伪扫北大将军，卢江为伪粮官，其死党王万、何有章、晟弟狗母各称伪将军。林猫皆为伪中军，掌其伪帅印，每事倚任之；晟之作恶，多皆所为。

时各处皆杀汛弁以应贼。其股首可指数者，如小埔心巨族陈弄，诨号哑狗弄，性悍而駮，喜招纳亡命，一时剧盗、罗汉（罗汉脚为台湾无业游民之称）多归之；至是竖旗应贼，称伪大将军。茄投大姓陈鯪为一方巨猾，称伪元帅，与伪将军陈梓生、陈狗母、赵戇、刘安等据茄投大肚溪以应贼。水沙连殷户洪丛，家北势滴，山溪险僻，戴逆以为伪元帅。关帝厅萧金泉称伪三元帅。牛骂头蔡通称伪西保元帅。葫芦墩纪番仔朝称伪满汉将军。南门外三十五庄大姓张赤、西螺廖谈、涑东廖有誉、廖安然、内山刘参筋、林海、吴文凤、海峰仑邱阿福、大盗康江中皆称伪将军。嘉义则有牛朝山严办，以叠案监嘉义狱中六年，是年二月逃匿米户林炳森家，潜往彰化领伪令，煽惑愚民入会，称伪征南

大将军。妻侯氏，本著名流娼，亦招党助逆。柳仔林黄猪羔、大仑吕仔梓称伪将军。鳗鱼寮黄丁（诨号芦鳗丁）称伪大都督。廉厝沟许丰年（即许璉笨）称伪大总制（丰年妻常劝夫反正，后得保全）。赖厝廊赖阿矮称伪先锋。新港东朱登科、埤堵罗猪羔、湖仔内罗昌、台斗坑林忠厚、大溪厝赖猪羔、青埔庄何钱鼠、何万基、水窟头黄猪、八掌溪黄番仔、覆鼎金宋田市、石榴班张窍喙、张公毅等，凤山则有许夏老、刘来成等，郡治有萧垄庄陈盖、杨毛等，淡水则有大甲王九螺、王和尚、陈再添、王江龙、庄柳及粤籍李阿两、钟阿桂等，难更仆数。时彰化一邑，股首有名号者三百六十余人，其领簿为小头目者无算。南北二路附逆者不与焉。

贼之入城也，营兵犹巷战。陆提戍兵李得志被执，贼问官银何在，李诱群贼至其住眷处，诡云银库，乃火药局也，遽然药火发，一家男女与数百匪皆焚死。

夏四月，贼攻阿罩雾前厝庄。先是后厝人林和尚仇害前厝人，为十二岁幼孤所杀。而戇虎晟亦后厝人，声言为和尚复仇，与前厝连年械鬪。戴逆尝与前厝人争田，因会众变弱为强，以保家业。至是二逆俱寻前衅，纠众数万以攻之，前厝人林天和、林文明竭力拒守，罗冠英起兵来援，贼不得志而还。

戴逆以首祸故为其党所附，然皆乌合之众，缓急不足恃。而戇虎晟、哑狗弄宗族强盛，犷悍习战，戴逆内惮之。五月，晟入邑城，与戴逆以事相失，戴逆不得已以邑城让之。晟遂踞邑治，拆民居以盖伪帅府。使其党四出勒派，或薄有田产而无现钱可捐者，晟立使书契，令有钱者出贖承买，以饱其欲。不从，立杀之。民倾家荡产及全家被戮者无算。戴逆还四张犁，称伪东王，旋赴南北投、沙仔仑、水沙连等处派饷。

粤人刘仔厓（一作阿妹），死六日复苏，所言皆悖乱之事，戴逆招致之，称伪军师，赠以绣衣、朱履；为坛于葫芦墩，祭告天地，以厓赞其事。厓大呼：「天父有旨，命潮春为千岁，晟为大元帅」。尝数言休咎，又书符分给贼党，令粘于军械，然实无所验。其矫诬多此类也。

先是总兵曾玉明致书戴逆，劝其杀晟立功；与晟书亦如之。二逆出书互观，知其意在反间。中秋日，复相与焚香立约，令死党皆蓄发刺字焉。

九月，贼以涑东人庄天赐为伪左相（赐目眇口斜，手足俱偏废），赐尝杀人亡命，后为彰邑粮胥起家，喜交结，有侠名。初拒逆命，寻以香炉不火而爇，卜之吉，遂决意从逆。逆首俱信任之，后再困嘉义，三围大甲，皆赐之谋也。

。

冬十月，戴逆以陈梓生守四张犁老巢，而率其妻子窜踞斗六门。次年春，逆晟攻大甲而败，亦遁归四块厝，以彰邑付江有仁等，不复至城矣。

论曰：彰邑之乱，虽曰天意，要亦人谋之不臧也。以戇虎晟为秋丞龃齟之人，乃使之带兵以从，欲其顿忘夙憾，与林天和协力立功也难矣。又况官军并出，邑治空虚，未尝虑及，此则一时轻举之失也。至于贼党蓄谋已久，所谓急之则发速而祸小，缓之则发迟而祸大，正未可以激变罪秋君耳。嗟乎！询幕府之三策，用其一而见事已迟；悬赏格于通衢，坚其约而召祸乃速；希缓颊于方张之寇，而贼胆愈横；待赴援于嗜利之徒，而召募难集；屈勇将于贪儒之下，而掣肘堪伤；削兵脂于危急之秋，而群情不附；以内寇为心腹，变遂起于萧墙；强秦越使同舟，解乃同于片瓦。由是言之，以未尝经事之书痴，而猝应地方之变故，其僨事也宜哉。世有庸劣之流，胸无一策，貽误苍生，至于身攫世祸，求生不能，乃以一死塞责者，正未可因其死事之微，而宽其误事之罪也。噫！

郡治筹防始末

同治元年春三月，彰化警报至，知府洪毓琛（润堂，山东人，进士）已升汉黄德道，卸府篆。或劝之速行，对曰：「吾受朝廷厚恩，民情爱戴，一旦有变，委而去之，于心何安」！于是修城垣，备器械，抽厘劝捐，调选兵勇，以备战守。毓琛历任台湾，声望素洽，民有「洪菩萨」之称。旋以绅民恳留，奏调台澎道。时贼势猖獗，所在风鹤，兼之羽书旁午，请兵请饷，日不暇给。毓琛百计维持，以顾大局，人心倚以为重。二十三日，设立腰站，探报军情。时郡北处处皆贼，截抢文报，派往胥役，间被杀害，仅据细字印函潜通消息。设筹防局于郡垣，筹借洋商十五万两，于关税项下抵还，各营始有饷可给。时记名总兵曾玉明军抵鹿港，挂印总兵林向荣全师北上，洪道内顾守城，并筹备粮饷及器械铅药，由陆路接济林镇，使知府陈锺、同知凌定国、县丞姚■（ㄉ 靛）、王建勳由水道接济曾镇。又准就鹿港郊商设法汇兑。又函饬鹿港盐馆，将盐价尽数提付曾镇。其竭力维持，不分畛域，皆此类也。

五月，地大震，郡垣倒坍百数十丈。洪道会同署城守参将石渠及在城绅士举人黄景祺等出费重修。洪道率署知府马枢辉、署台防同知秦煦、署知县章覲文、候补同知图塔本、通判王恒修、萧澈、王衢昼夜巡防。饬委佐杂官十六员分门防守，稽查出入。获奸细李劊狗、罗海洋，诛之。近城之萧垄庄复有陈盖、杨毛、戴分、黄文滔等竖旗应贼，洪道以计擒之。

六月，游击陈鹰飞（厦门人，世袭云骑尉）以兵六百名至，遂出驻城外。时郡治兵力单薄，奸民岌岌欲动，至是人心稍安。已而师老无功，旋调赴吴帅军前差遣。毓琛以嘉义为郡治屏蔽，斗六又为嘉义藩篱，故催林向荣进军以规复彰邑。

秋九月，林镇至斗六，被围，告急文书猝至；毓琛屡派员运饷，俱不能达

。未几，败耗继至，远近大震。乃委署府经王仲汶内渡请援。谕令城内挨抽壮丁，造册查点，无事各安生业，有警协同登陴。派兵每日出哨一次，于离城较近之南、北、东三路探有贼踪，即往掩捕。人心稍定。

十二月，署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（春波，同安人）统兵抵郡。洪道以客兵道路生疏，须用本地人为向导，添调精兵屯勇千余名随军前往。洪道屡飞书内地请饷，巡抚徐宗干（树人，南通州进士）准其就地劝捐。时兵荒之际，富户避匿，乃激劝官幕，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筹捐十余万金，不能敷用；不得已权用票钞，通行郡治，以济眉急。出其服用玩器，命易钱以贍军。时已积劳成疾，又以逆贼未平，兵饷支绌，悲愤增剧。每与僚属议筹时务，未尝不泣下。弥留犹倚枕力疾作书示诸属僚，前后数十纸，皆剿贼事宜也。

二年六月，按察使司衔分巡台澎兵备道兼提督学政洪毓琛卒于任。洪公莅台数载，廉洁爱民，民丧之如失慈母。巡抚徐宗干奏请从优议恤，赠太常寺卿，荫一子入监读书。乡宦左赞善赵新、主事施琼芳等僉呈，以毓琛毁家纾难，保障全台，请援已故江甯布政使王梦龄、南河河营参将蔡天禄之例，于城内建专祠，查取在官事蹟，宣付史馆立传，并请飭下闽省督抚，转飭道府各官，将该故员灵柩照料回籍各情，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室灵桂据情代奏。奉旨该部议奏。

论曰：洪公岂弟君子，民之父母，于将略似非所长，然艰难拮据，策应前敌，保全郡城，力持危局，所谓以死勤事者，殆其人欤！赵赞善谓其保障全台，谅矣。又岂草草一死，轻同注瓦，以贻无穷之祸者，所得相提并论哉？

鹿港防剿始末

彰邑既陷，鹿港近在肘腋，人情危惧。时股首皆漳人，惟叶虎鞭、林大用以泉人预其间。漳人藉势欺凌泉人，虎鞭积不能平。戴逆遣虎鞭攻鹿港，对曰：「鹿港乃泉人生聚之区，攻之是无泉人也」。戴逆怒，虎鞭负气而出，退谓黄丕建曰：「以吾二人当日订约，将联和二属，无相侵轶也；今城中漳人出入者不问，独泉人搬徙皆遭劫杀，且约中禁无滥杀，而陆提兵皆泉人，无一免者；恐他日兄弟之约不坚，将复成分类之变耳」。先是虎鞭与黄丕建结为生死交，同谋举事，以为事成同擅其利，不成则同献首逆以邀功，是以并力陷城，同迎戴逆。及戴逆入城，权势日盛，丕建但效奔走而已，心颇怏怏。至是以虎鞭言闻于戴逆。于是下令止杀，限三日内听民迁徙，虎鞭率其党巡警北门，以护泉民之出城者，全活颇众。改命林大用为伪镇北大将军，领令徇鹿港，民皆鼓吹香案，迎接入街。

时鹿港民心无主，多搬家眷于舟中，维舟港口以避。仓卒避难，殷户争迎股首以护其家。有欲请陈弄者，弄索重贿，众议未决，而弄已至，闻演炮声

，以为众拒之也，大怒。先是殷户黄季忠闻彰邑不守，亟出赘雇夫，清浚沟渠，为守御计（鹿港无城，故深沟为守），遂率众拒守。弄屡攻不下。季忠约束宗族，有通贼者，辄擒治之。时文武多藏匿，惟水师游击江国珍（海山人）督兵拒守汛地，列炮以待；署中安设火药，为自焚计，贼不敢迫。

同治元年五月，总兵曾玉明（晋江人）以兵六百抵鹿港。玉明前任北协，戴逆尝充书办，而前后厝械鬪，尝为和解。觐到台招两逆首来降，将不战自下。已而逆侦官军安坐鹿港，遂轻之，屡招不报。

时鹿港虽与贼拒，而二十四庄犹为贼所胁。戴逆闻三家村生员陈宗文通款官军，大怒。六月，遣戴彩龙、郑玉麟、李炎、逆侄如璧率贼数百，到庄胁之。庄中欲斂五百金为贿。贼出语横恣，胁宗文之妻出为把盏。由是庄民公愤，密议拒贼。时阴雨连日，贼僵立雨中，道路泥泞，无复部伍。适至加冬脚，于是白沙坑中庄泉民共起邀截，擒斩彩龙、如璧、玉麟、李炎等二百余级。自此贼恨二十四庄次骨，无日不率党来攻矣。

八月，叶虎鞭、陈大戇来降，遂带勇守秀水。大戇尝监狱七年，城破始出，戴逆以为伪将军。而大戇旋与李章慈投诚，同心拒贼。十五至十七日，贼连攻秀水，势张甚，虎鞭悉力拒战。贼以旗戈七齐刺之，虎鞭执剑抵拒，一击断其三戈，身亦被数创，败而复振。守备毓恩守仑仔顶，与秀水畸连。贼攻方急，兵勇欲溃退，恩长跪大哭，士皆感奋拒贼，却之。未几，南门外三十五庄巨族张赤来降，遂带勇八百名防守，而鹿港民气愈固矣。

闰八月，都司衔金门左营守备黄炳南（鹿臣，金门人）以金厦水师四百名，及兴化守备练■〈金峯〉带兵二百名抵鹿港。时二十四庄以鹿港为生路，接济铅药，而马鸣山四庄贼党阻截要害。十七日，贼攻番婆庄，炳南应援，进剿四庄及柑仔井、刺桐脚等庄，扫通道路。

九月，贼复犯秀水。金厦兵赴援，进屯口庄。口庄距城里许，与附城之涌尾毗连，最为冲要。贼悉锐来争，皆拒却之。

二年春正月，官军攻乌瓦厝，拔之。叶虎鞭、黄炳南等遂进屯十四甲。贼亦于枋寮、涌尾、后港仔结寨相持。

二月，逆妇严侯氏攻湖仔内，总理许行义等御之。

以曾玉明署台湾挂印总兵官。玉明以陆提游击苏长安为中军，坐守鹿港，广行捐派。仍令游击游绍芳、都司胡松龄及吕千总等带兵坐防，然屡经挫失，贼亦易而狎之，故日久逗遛，而锐气潜坠矣。玉明遗札令城内人陈钟麒为内应。麒与侄生员陈玉昆、总理陈魁、林凤、民人潘知、林张密约，复书订期行事。玉明以书示人，事露。逆晟执潘知一家杀之，因酷责钟麒，令扳城厢富户，以便吞噬，麒垂死不肯扳一人，乃倾家二千金贿贼，获免。

三月，记名总兵北路协副将曾元福（晋江人）以台勇千名抵鹿港。时称玉明为大曾、元福为小曾以别之。先是官军克后港仔，未及札营，贼乘夜回踞，守御更密。至是金厦兵奋勇攻拔，乃遣陈大戇屯营防守。

夏四月，小曾镇屯兵白沙坑山顶。兵备道洪毓琛以贼用铳楼死拒，密插■〈廿〈束丨〉〉竹，兵力难施，须大炮轰击，方可得手，遂请总督耆龄调派红单艇船载炮助剿；从鹿港同知兴廉（宜泉，满州举人）之策也。

五月，粤省游击萧瑞芳、守备陈启祥（俱广东人）配坐艇船抵鹿港，运大炮数十尊轰击贼寨。遂与金厦兵移营水梘桥，攻湳尾庄贼。大曾镇寻调陈大戇移屯水梘桥，而金厦兵移守后港仔口。贼亦拒守竹围，相距半里许。

秋七月，小曾镇撤回鹿港，以兵勇多染疾疫也。旋接署水师提督，乃由海道迂途至嘉义接印。二十七日，遇股首严于倒店，遂顿兵相持。

九月十六日，官军乘夜绕过北门口，攻中寮十二张犁。适陈鯁带贼数百往南门口天妃宫参香，在途闻炮声，率众赴援，官军失利而还。

十月，林大用来降。大用为贼守北门及城外枋寮，官军屡为所挫，知贼无能为力，久有反正之意，至是率所部投诚。贼大失所恃，遂固守贼垒，不敢大举来犯矣。

以陆路提督林文察（密卿，彰化人）总办台湾军务。十月由泉州扬帆，抵嘉义之麦寮登岸。旋回阿罩雾前厝庄里第，而檄催二曾等军刻期平贼。

论曰：台湾大势，海口多泉，内山多漳，再入与生番毗连则为粤籍人。泉人倡乱，则漳属起而攻泉；漳人倡乱，则泉属起而拒漳，粤之于泉、漳也亦然。盖三属素不相能，往往分类械鬪，地势使然也。是故彰化、斗六有城可守，而孔道、林镇皆败不旋踵者，由于无与为守也。鹿港无城，大曾镇坐守而无虞者，良以鹿港商艘所聚，抽其货可以集饷，签其民可以为兵，民苟有官可倚，则争起而拒贼耳。嗟乎！前人既轻于一掷自取败亡，而继之者又安坐数月不敢出鹿港一步，坐令贼势蔓延，几于不可收拾也，可胜叹哉！

北路防剿始末

同治元年春二月，总办台北团练盐运使衔浙江补用道林占梅（雪村，竹塹人）设保安总局于淡水厅治。先是占梅侦戴逆结会，知事在必发，传集绅商，设局团练，为先事预防计，同知秋曰覲不之善也。及曰覲奉檄南下，占梅遂出贖备器械，积铅药，修城濠，募勇士，以生员郑秉经、贡生陈缉熙、职员翁林萃董其事，联络乡民，训练乡勇。遣勇首蔡宇总带练勇，防守城外要害，以备非常。部署甫定，而警报至。时奸民多与贼通，岌岌欲发。城内外居民搬徙不定，各绅商咸请斂贖贿贼，以缓其来，或请出城避贼。占梅曰：「淡水为该贼卧榻之侧，行贖后安能必其不来？不如即所贖贖为战守之费。我能往，贼亦

能往，走将安之耶？今与诸君约：当倾囊饷军，共图灭贼，幸而获济，论功悉归诸君；倘贼围城，某以死守，不能守，则以死殉！若今日伪将军至而贿，明日伪元帅千岁纷至，仍倍索贿，已而内地大兵适至，复问罪贿贼之人，斯时家破身亡，死为不忠、不孝之鬼，何计之左耶！」众皆曰：「诺」。于是共推候补通判张世英（实卿，绍兴人）权视同知篆务，使竹塹巡检就秋司马眷属索其关防，以授世英，飞禀徐抚军请示进止。遂率众至城隍庙，誓同心拒贼。每日亲率精勇，弹压城厢内外，拏奸细，禁迁徙，止抢掠，以安地方。遂遣兵克复大甲土城，使张世英进劄翁仔社。自率亲勇巡视淡南，以为声援。旋奉福建巡抚徐宗干檄，准藩司颁给总办台北军务铃记，通飭沿海文武，一体遵行。时北门外苏、黄二姓械鬪，人情汹汹，占梅带勇弹压，手擒其渠魁，尤不逞者，送官重惩之，鬪乃解。小夫、罗汉之徒，一时无所觅食，皆喜贼至；乃令各头人造名册，计口给粮，日费不貲，皆破产以应，斥去腴田无算。凡军报、书檄，多出己手；夜辄弹琴、赋诗，若无事然者。于是众心皆倚以为重焉。逆党王江龙以伪令窜入中港王美家，遍贴伪示，设局派饭。竹塹总局遣勇驰赴，与生员陈其英执江龙，械送竹塹诛之。人情稍定。逆党王和尚窜踞大甲。其兄王为潜入后垄街，诱民入会，每名纳银半元，良民恐不自保，欲从之。而粤人李阿两亦乘轿带匪数百，与为争长，民始疑骇。适竹塹总局驰信至，谓官军随到，不可从贼。于是贾人杜喜鸣金集众以拒贼，贼党始惊溃。

夏四月，淡水新庄街奸民杨贡谋作乱，艋舺县丞郭志炜执贡诛之。

以候补道区天民（觉生，广东举人）督办北路军务，飭令就地捐输为军费。淡水举人陈维英（迂谷，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）倡捐千金，与绅士郑如梁等鸠赀接济。天民遣候补游击陈捷元带勇四百名前敌协剿，而自驻竹塹以督之。

二年春，勇首蔡宇克复牛骂头、梧栖等汛。梧栖海口为逆党接济洋烟铅药之所，而泉人何守为股首，潜通声息，故城外泉庄皆遭残毁，惟梧栖港、牛骂头生理获利数倍。林占梅以梧栖一隅尤为平贼要隘，于是多方购线，招该地郊户杨至器从官拒贼。

二月初四日，蔡宇进攻梧栖街，伪镇港将军陈在屯街尾拒战，击走之。初六日，在纠众来争，蔡宇、杨至器当先奋击，绅士杨清珠从间道夹攻，大破之。宇遂以降将林尚为乡导，进屯三块厝山脚庄。时通判张世英在翁仔社，亦乘胜南下，首尾相应，而贼势渐蹙矣。

论曰：嗟乎！人之度量相越，诚悬远也。夫戴逆特庸鄙细民，何论余子，而黷虎亦里閤无赖，不识一丁，一旦乘腐儒之闇昧，敢据城社以陆梁，识者知其败可翘足待也。而当时文学之士，亦复从风而靡。在昔朱逆倡乱，有赞礼之老儒；今者戴逆陷城，有宾贤之学士。世风至此，可胜慨耶！淡水介在比邻

，势同卧榻。在贼以为马上索靴，趵倒坚壁，梦中伸脚，踏破长安，将投鞭以渡大甲之溪，可驰檄而开北门之管矣。乃林观察力排众议，投袂而前，悉群虜于目中，运全局于掌上，用能毁家纾难，部署从容，率乍合之军，当方张之寇，屡收要隘，再复坚城。以视夫阶下叩头、羞惭肉眼者，其人之贤不肖何如也！使当日者，或贿重费以生贼心，或辨一走以为民望，举足一误，远近解体，大事去矣，又安能不动声色而措地方于磐石也？徐中丞专章论荐，谓其有为有守，胆识兼优，谅哉！

按平定戴逆之乱，战绩殊无足观。盖贼以社鼠城狐之智，与棘门灞上之师，搏戏三年，只堪一噓。若得迩来劲旅，如楚勇千余，迅扫一月，何难鸣吠之尽息耶？虽然，制敌之方，在好谋不在好战，行军之要，有胜将必无胜兵；是以贵勇而贱谋者，君子不韪焉。如彰化一役，林方伯处心积虑，筹备多时，而收功一旦；抑亦好谋而成，而非同浪战者也。且其间义民烈士，草莽效忠，稽之前史，实未多见；是宜表其颠末，以俟志乘之采择云。

大甲城守

同治元年三月，大甲人王和尚闻秋曰覲失利，于是日假伪令，与陈再添、庄柳窜入大甲，住奸民王九螺家，勒派铺户，诱胁良民，谋窥竹塹。守备洪某、巡检吴某皆遁。然贼故等夷不相下，请戴逆遣一头目。逆遣蒋马泉至甲，百姓皆具香案迎接，而贼党随后者争攫取案上器物。王、陈大姓倚贼势以压良民，民皆厌苦之，阴谋拒贼，惧九螺助逆，相顾不敢发。时屡传官军将至，王和尚以为溪水险绝，必难飞渡。马泉信之，不设备，日收民间词讼，坐堂理断。

五月，竹塹总局林占梅遣勇首蔡宇带勇四百名，同岁贡生陈缉熙赴大甲。时值端午，东门小姓欲开城门通贸易，王、陈大姓持不可，相攻杀。适练勇骤至，合击贼党，大败之，群贼皆退，遂复大甲。缉熙以和尚、再添皆平日习熟，招之即来。和尚侦官军无多，不从。初六日，纠众来犯，水道断绝。节妇余林氏祷雨，雨随降。练勇婴城固守，与小姓同心拒贼。马泉遁至彰化，林逆罪其不先期告急，抄斩全家，而责和尚等立功赎罪。十三日，代理淡水同知张世英率千总曾捷步、把总周长桂、林盛、武生赖志达、义首罗冠英、林传生赴大甲。是日，练勇出城拒战，擒斩股匪戴瑞必，贼大肆淫掠，各庄望风而靡，惟大安庄黄教率宗族拒之，贼稍斂迹。时军饷浩繁，总理林愿设抚安局办理经费，而竹塹总局仍不时接济。援军出城击贼，走之。

二十一日，王和尚复纠伪扫北大元帅何守，合戴如川、江有仁、陈鯁、刘安、陈在、庄柳、蔡断、蔡海、陈再添、陈梓生、陈狗母、刘阿魁、刘阿鹿、钟阿桂、王盞司、赖得六、扬大旗、陈得、吴仔华、李阿两、廖安然、蔡通、赵憨、黄汉、林尚二十七营，共万余贼，复围大甲。水道为贼所断，城中绝汲

数日。节妇余林氏复出祷雨，并斋戒祷天，愿贼早退。时贼压城而军，居上风轰击，几不支。忽大雨反风，濠边草屋失火，贼之据其中者皆惊溃。张世英登城击鼓，罗冠英开门急击破之，大甲围解。逆党扬大旗将随贼来攻，妻蔡氏力阻不听，遂自缢。城内奸民陈发与王九螺谋为内应，事露，官军执发诛之，九螺夤缘得免。

十一月初十日，戴逆复犯大甲。南埔大姓庄泠子以事系狱，庄柳诱泠从贼。南埔既叛，十八庄皆应之。官军在水汴头接仗而败。下大安庄正黄腰、吴算被擒，死之。南庄义首陈此一家皆陷于贼，此脱回大甲，随官守城。十一日，贼焚劫脚踏等庄。十二日，沿西奸民伪称贼退，同知郑元杰弟郑荣信之，遣勇出城追贼，贼逆战于水尾溪，别以奇兵由顶店直趋北门，勇士杜壬午、柯宗茂战死。十四日，罗冠英由翁仔社来援。十七日，竹塹林占梅派千总曾捷步带兵勇铅药至甲。十八日，贼分三路围城。于是郑、曾二军出东路，陈此、黄定安出西路，冠英合海口庄丁出中路以拒之，转战至水汴头。时戛虎晟在牛骂头，遣生力军骤至，势甚猖獗。东路官军先溃，西路亦退，冠英孤军被围，贼四面裹合，势如风雨。冠英拔剑大呼曰：「事急矣，当各奋力！」与柯兴、柯九突围出，退至坊南。贼在前邀截，死战抽回。贼乘势攻城，冠英登埤守御，发巨炮击之，日暮乃退。冠英愤甚，是夜回翁仔社，谋再起兵，留柯兴等带勇协守。十九日，柯兴屯社尾，柯九屯营盘口，陈此屯顶店以拒贼。贼亦踞四甲、横圳、溪州以相持。二十一日，柯兴出战，至南沟，柯九出坊南以应之。战方合，忽逆匪火药桶失火，我军疾击败之。二十六日，镇澜宫神降乩云：「今夜大难」，随当空书符以压之。是夜四更，贼潜至南门，暗藏火药，火发，城垣大震，忽大雨；乃息。时水道屡断，民皆饮沟水，垂罄，幸节妇林氏三出祷雨，雨降，士气倍奋。

十二月初一日，郑荣带兵五百，攻松仔脚贼营。贼以六十余人逆战，官军失利，退至柯九营前，九分兵出援，击败之，追贼至瓦磘溪乃还。贼复分路由水汴头而来，何守、江有仁、王和尚皆黄罗青盖红伞帅旗，指挥督战。噶玛兰生员黄某带屯番三百名，与保安军夹击于水尾坑，乃退。自是日日血战。幸番勇同心防守，巡警严密，众皆倚之。时贼党多而无纪律，有庄民某中夜梦呓，大呼杀贼，贼惊起，以为救兵已至，自相攻击。我军乘之，保安军勇首郭龙驹奋勇追剿，获贼帜五，书「大汉挂帅何」、「平北将军简」、「平北先锋黄」等字，夺江有仁伪令一支，追至瓦磘溪，焚其寨而还。初八日，约鸡鸣出兵，庄丁列队城外以待，而官军迁延不出，得乘间收合余匪，复据旧寨。初十日，戴逆倾巢北上，以千余贼犯脚踏庄；其水汴头之贼，自溪埔直趣南门；另一股由东南袭顶店营，径捣东门；至酉方退。十一日，竹塹总局派勇运赴铅药

，至中途遇贼邀截，击退之。贼再断水道，自管府坑一带圳道填平，遂由水汴头立营以迫城；庄民退守水柳。十二日，兵勇往通水圳，贼邀战于铁砧山东，新埔勇先溃，各队皆不支。贼蚁集西、南二门，悉力攻扑，守埤者皆哭。屯勇开炮毙数贼，乃退。十三日，罗冠英、廖廷凤、廖江峰带生番乡勇千余名，一路由大甲溪，一路由六分崎，绕大甲东以援大甲。时城外贼营罗布，贼进驻新社，攻顶店营甚急。冠英邀贼于新厝仔，大呼陷阵，斩二十余级，遂与大安庄丁合攻溪州、水汴头贼营。城中闻炮声，分道出城接应，顶店之贼乃退。廷凤督生番由贼背冲入，斩首百余，与冠英会。日暮，犹冒雨攻贼营，城中发布篷策应，至起更后，贼势大溃。已而官军皆回，乃收军。十四日，大雾，庄丁列阵于城外，冠英合队进剿，追贼至南埔，毙贼无算，西南近溪贼营一律肃清。廖江峰败贼于溪州，毁其老营。于是三保义首吴送、船头埔李清芬、大安李求各带庄丁，四出搜贼，贼尽遁过溪，大甲围解（王和尚潜陈梓生攻城不力，为梓生所杀）。

戴逆之遁归也，已无复北意，而伪丞相庄天赐议先取大甲，次陷嘉义，二城既得，然后长驱犯郡城，戡虎晟从之。二年正月，复纠其精锐，北犯大甲。初八日，淡水同知郑元杰在甲闻贼耗，乘夜脱回。十三日，候补同知王楨率义首林盛、陈瓶至磁磙庄，晟纠众淹至，□夺路先脱，贼烧毁民居，烟焰蔽天，晟据磁磙庄，穿黄马褂，张黄罗盖，督众填平水道。连日分股攻城。十四日奸细王发豆、签新嫂带火药潜入中庄，约放火烧屋以应何守，为陈此所获，骈诛。十八日，晟登铁砧山。山上固有国姓井，相传明末郑成功尝拔剑斫地，井泉涌出，剑尚埋井中。晟信之，乃祭而祝曰：「晟若得成大事，剑当浮出；若无成，即以一炮相加可也」。祭毕，进犯社尾庄，兵勇力拒之，晟中炮折两齿，乃遁。其别股拒战于田螺淤，俱败回。乡勇沿途邀击。晟遂窜回四块厝，不敢复窥大甲矣。

论曰：嘉义、大甲，为南北扼要之区。嘉义不守，则贼可长驱以犯郡垣。大甲不守，则迤北一带皆为贼有。是两地安危，均有系全郡之利害也。顾大甲被兵之剧同于嘉义，而防守之难有甚焉者何也？嘉义城坚而峻，大甲城低而狭，仅一土堡而已；一难也。嘉义民多而众协，大甲居民稀少，且大姓多与贼通，人心不一；二难也。嘉义民多殷实，抽市厘以为饷，抽市人以为兵，已堪御敌，而大甲土城中，家少千金之产，民少隔宿之粮，经费易匮；三难也。嘉义城中随在有井可汲，而大甲地本硗确，数十丈无水，居民皆汲溪水为炊，水源一断，则民心自乱；四难也。嘉义戍兵千计，多内地上游之人，若城一破，无处逃匿，不得不同心固守，而大甲汛兵不过百余，临时所顾之勇，费多而难恃；五难也。然贼以全力来围，始终防守，婴城血战，仅而获全者，一则恃竹塹

总局之接济，一赖翁仔社之救援，与夫噶玛兰屯勇之协力守城，节妇余林氏之一再祷雨，皆足以维系人心而有关安危之数也。嗟乎！嘉义本诸罗旧邑，前此以邑民守义之故，久锡嘉名。而台湾自设郡至今，奸民屡次蠢动，淡水一隅，惟有率众固守，每全城以待援军，无敢为祸首者。而此次大甲翁仔社等军，既已百计严防，不遗余力，卒赖竹塹保安一军，越境进剿，兵不浹旬，遂复岩邑，功亦伟矣；乃未蒙异数之褒，岂犹有待欤？

嘉义城守

同治元年三月，总兵林向荣闻变，遣安平协副将王国忠（嘉义人）、游击颜常春（龙溪人）赴嘉义。常春带番勇百余名，至柳仔林，遇股首黄猪羔伏中途邀截，且战且行，二十八日，达邑城，与国忠所带水师五十名，仓卒备城守。日暮，猪羔纠党攻城，冒死攀堞上，守者掷以瓦石，不动，燃火药掷之，始惊溃。兵勇开门逐贼，贼乘势抢掠而遁。先是百姓误传贼不害良民，及见贼肆焚掠，乃大惧戒严。

夏四月，猪羔复纠埤堵罗猪羔、湖仔内罗昌、柳仔林黄万基、黄大戇等贼，引戴彩龙（即戴云从）、陈弄、严办等来犯。三庄为附县要隘，台湾每滋事，嘉义必遭围困者，皆由三庄附贼，南北声息不通故也。于是绅士王朝辅、陈熙年等同至城隍庙，誓同心拒贼。时贼锋甚炽，城中饷馈断绝，殷户许山（名安邦）倾家赀以给军，复编籍城中贫民，每日按给钱米，始终不懈。

五月十一夜，地大震，城圯数丈。西门外土墙倾塌，守兵退入城。贼争顾抢掠，百姓乘夜运木石填塞圯处，安炮据守，天明贼不能入。凡血战三阅月，至林镇来援始解。

四月初七日，挂印总兵林向荣统兵三千发郡城，以都司陈宝三为总带，同知甯长敬办理粮台。初九日，军次枋埤，立五大营相犄角；贼据南靖厝、后寮仔相持，以八掌溪为界。戴彩龙纠陈弄、严办、黄猪羔、赖阿矮、王新妇、黄房、黄山虎等，悉众数万来犯。时霖雨溪涨，饷项俱屯盐水港。二十八日，贼据白沙墩，断我粮道。翌日，官兵出营逐之。义首林有才火药垂罄，向澎湖兵借用不许。已而贼由后包抄，澎军腹背受敌，守备蔡守邦、署把总李连陞、外委周得荣被迫落水死。自是青寮、后壁寮皆从贼，而粮道为所断矣。贼轻官军，有溪南贼目执旗当先，二贼以藤牌鸟枪翼之，直犯林有才营。有才戒营中伏不动，待其迫近，忽炮响一声，三贼具中炮倒地，余贼皆夺气，诸军乘之。忽大雨，乃罢。

五月，兵备道洪毓琛派千总龚朝俊带屯番五百名、从九品陆晋带勇二百名护饷来援。晋令乡勇分带饷银于身上，众尽生心。初五日，至安溪寮，遇贼猝至，晋为其下所杀。朝俊且战且行，斂众劊营于安溪寮。初七日，贼乘胜攻大

营，官军大溃，军装尽失，澎湖把总周允魁战死。朝俊分军应援，遇林镇于荒野，仅有二卒，乃相与退守安溪寮。初九日，移驻盐水港，收合溃众。洪道赶造军械，源源接济。林镇堂弟千总林向日在厦门原籍募亲兵五百名到台，兵势复振。于是股首柳仔林黄猪羔、店仔口吴墙俱请降。时嘉义被围日久，林镇选精锐八百名，以林有才、王飞琥为前锋，分遣署守备龚朝俊、把总甯长泰、外委柯必从、勇首李志扬、李成龙、屯番把总段得寿、屯番外委刘尊贤等分道赴援。六月初八日、转战至城下，击贼破之，阵擒股首王新妇、黄房等，贼营皆溃，嘉义围解。林镇驻师嘉义，欲就地捐派，声息颇达于郡垣。七月，洪道趣林镇进军斗六门，向荣不得已率副将王国忠等悬军深入，为贼所围。

九月，斗六不守。洪道遣候补未入流姚僮募南路粤勇五百名，添调屯丁五百名驰赴嘉义，与署知县白鸾卿、参将汤得陞合力守御。时群贼议攻嘉义，伪军师刘仔厝谓戴逆曰：「斗六既陷，各处破胆，若悉锐鼓行而南，郡城必望风瓦解。郡城既得，嘉义不攻自破。今以全力攻一小邑，嘉义城坚而众协，急切未易下也。」不听。于是降贼黄猪羔复叛，纠陈弄、严办、吕仔梓、廖有誉、廖谈、洪花等复围嘉义。北路贼何守、陈鯁皆率众助攻，毁拆民居，环筑土围，数十步立一炮台，高与城楼等，以瞰城中虚实。严办、廖谈、洪花等妻妾皆立阵前督战。城内绅士王朝辅、岁贡陈熙年、总理蔡鹏飞等设联义局，抽市厘，派民兵，轮流守城，无日不战，至明年二月吴提军来援，始解，被围又六阅月矣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严办纠番仔溜（溜即向朝江，又名向趣，即劫杀陆晋者）、猫顺等攻盐水港，义首李丙寅、李志鏞拒之，附近之麻豆庄义首李成龙、李朝魁、查亩营举人刘达元亦遣勇助战。溜中铁钹，顺破腹，俱死。擒斩剧贼张有成等六名。贼死伤甚多。时陈弄、黄丕建屡攻涂库，为陈澄清所败。自是不敢复窥郡治，恐两地议其后也。

十二月，署水师提督朴勇巴图鲁吴鸿源统兵三千抵郡城。明年正月初十日进军盐水港，号令严肃。洪道饬镇中游击洪金陞、左营游击叶得茂选兵四百名，同知张启燿、盐大使秦恩培募勇一千为前导。时鹿仔草陈姓向军中随员陈策明纳款，愿为乡导，策明信之。十五夜，率州同衔施廷仁、守备徐荣生带兵千余，由鹿仔草迳进，以叶得茂为前锋。路过梅影厝，而埔心、南靖厝后寮贼由后包抄，大仑、二重沟群贼纷起响应。得茂与千总林茂生（金门人）陷阵战死。把总吴祯祥与荣生据险横击，斂军徐退。时将士多染疾疫，总理柯得安谓镇道两次败亡，死难者众，请设祭以慰忠魂，从之。遂諏日于较场致祭，吴帅亲诣哭奠，哀动三军。于是沿途捕斩贼党，派海坛游击吴邦基、金门游击李懋德（俱同安人）扼守后壁寮。二月十二日，攻破上树头贼庄，进攻马稠仔后庄

，杀贼八十余人。吴帅移军下加冬，密饬吴邦基就军中虚立旗帜为疑兵，遣洪金陞分驻白沙墩，通判杨兴邦、张启燧前至永堀头，以壮犄角。令店仔口降将吴志高（即吴仔墙）为乡导，亲统游击周逢时、守备苏吉良诸军进发。令金厦精兵攻后寮仔，毁之，获伪元帅先锋十八名。是时贼党王禄拔、臭头钵据守马稠后庄，与官军相持，遏其救城之路，飞书赴陈弄告急。有林镇稿识陈吉生（嘉义大脚殿人），为陈弄所得，掌其书记，至是阴嘱降兵蔡某诈报彰化已失，弄大惧，欲遁。乃分其党援王禄拔，而使吉生覆信，令拔坚守，约三更救兵必至。吉生私改云：「彰化已失，令各营三更尽撤」。群贼接信，皆狼狈撤回。是夜，提督吴鸿源督吴志高诸军由店仔口直抵城下，城中开门夹击，贼纵火遁去。逆叔戴老见率降番二百余名接战，番勇见贼势已溃，执老见来归，诛之，围乃解。自上年九月贼以全力围困嘉义，许山家赀既匮，继以所蓄桂圆按口分给，民多掘草根煮败革为食，许山之媳何氏出私财散给，继买仙草干熬冻以济军，得延数日残喘。若吴帅之军不亟至，则城已难守矣，许山素患足疾，至是脱体，人以为忠义之报。

陈弄既归，知为吉生所给，执而诘之。或问吉生于改信之后，何不乘间亡去？吉生笑曰：「余纠合同志数十人欲于途次执弄以归，为林镇报仇；事之不成，天也，何足悔哉！」贼裸缚之，以铜钱数千烧红，遍贴其体，血肉狼藉，吉生大骂而死，不肯扳一人。

时吴帅所部诸将，以苏吉良、徐荣生为冠军。吉良先后三百余战，连破刘厝庄、小定厝、上涂沟、下涂沟数十匪庄，锋甚锐，而洪道误闻蜚语，催进军。吴帅惩林向荣之败，欲扫清附贼村庄，疏通道路，然后移师规复彰化，方为万全。夏四月，剿南靖厝，其地竹围坚密，吕仔梓之妻系南靖厝人，与贼渠罗彭湖抗拒甚力。吉良力战，禽斩伪大将军何钱鼠、罗彭湖、伪副元帅叶新嬭、伪局长不潭等多名，梓妻中炮死，遂大破之。五月剿严办于新港，破走之，进剿大仑，吕仔梓乞降。

罢水师提督朴勇巴图鲁吴鸿源，以曾元福代之。

论曰：余尝揽辔过诸罗城下，父老为余指顾逆贼攻城屯札之处，及百姓所以守御者，旧垒存焉，未尝不肃然起敬，而叹我国家德泽之入人者远矣！自台湾辟地，至今垂二百年，其间鸣狐篝火之徒，随在窃发，而嘉义处台、彰之中，每先受其害。其民之血战死守，至于势穷力匮而不忍变者，虽张许之守睢阳，孝宽之存玉璧，无以过之，抑何其壮也！今则历年既久，其间祖父蒙尚义之嘉，其子孙仍守知方之训者，盖比户相望。然后叹我朝一字之褒，所以维系民心、鼓励风节者，意至深远也。夫以戴林诸贼之覆灭不旋踵如彼，此都人士之荣褒如此，顺逆之几，已昭然矣，人何乐而为逆贼哉？

斗六门之陷

同治元年夏五月，贼犯斗六门，都司汤得陞悉力拒战，副将王国忠来援，屡却之。

林镇向荣既解嘉义之围，欲招抚附近村庄，节次进兵，以图彰化。已而郡垣当事者催促进兵，或说向荣曰：「台湾大势，内山皆漳，海口皆泉。今漳人方附贼仇泉，若由海口进兵，则泉人争起为官，胜气百倍。况就地购粮，可省转运虚费，尤策之便者」。向荣不能从。秋七月，洒泪出师，进驻斗六门，兵勇入街屯札。副将王国忠曰：「屯城外则声援可通，屯街中如鼠入穴底，贼若四面合围，何以御之」？又不从。未几股首陈弄、严办、许丰年、伪军师刘阿魁合群贼数万，进迫城下，粮道为贼所掳。八月，洪道遣参将陈国詮带饷八千余元，比至打猫，是夕微雨，国詮欲暂息，把总黄某（金门人）谓兵贵神速，不宜迁延启贼心，遂行。贼觉之，果率众来追，已无及。是日贼与我军鏖战而败，无暇他顾，故饷项得达军营。先是米户林炳森领项买米，建议屯于石龟，可省往来脚费，至是遣炳森赴石龟运粮，路梗不能达。十舍娘庄、乌瓦■〈缶舀〉庄为粮道往来要地，贼并力攻而据之，惟涂库义首陈澄清杀开血路，屡运米到营，贼防之尤密，遂不能达。经制外委黄金城骁勇善战，闻屯番怨言不绝，愤甚，与杨、李二卒执械当先击贼，毙贼数人。贼环而攻之，金城溃围既出，身负数创，复翻身入围以寻二卒，遂死围中，闻者痛惜之。时戴逆在内山派饷，亲至城下督战，势更猖獗。斗六附近之石榴班等庄与林镇通款者，约大军若至，咸愿输米。及见贼势浩大，遂为伪军师刘阿魁所胁，更相率附贼，禁绝接济。洪道复遣守备许黄邦带饷银一万两，路经柳仔林，为黄猪羔所夺，黄邦被执，仅剩二千元，皆千总许炳所带也。林镇以数千众坐困孤城，杀战马而食，军士枵腹力战，至采树子煮鞋皮为食。副将王国忠请协力杀开一路，退守海峰仑以就粮。而安平守备林国泰自称善卜，谓明日即有救兵，林镇惑之。九月十三夜，林镇弟向皋（台湾县学生员）往海峰仑求援，乡人以向皋兵少，疑不之纳，遂陷贼中。是夜番勇放火烧屋，延烧街店百余间，贼乘势急攻，诸军立足不住，不得不入土围内矣。十七夜，国忠带所部为前锋，溃围力战，被执。贼使之跪，国忠瞋目大骂，贼寸刖之。屯番把总潘永寿、外委刘金彦久与贼通，见国忠失利，遂引贼入城，密约发上插香者不杀。向荣久患足疾，乃仰药死（妻吴氏在任，闻讣，亦绝粒死）。同死者同知甯长敬、参将颜常春、署斗六门都司蔡朝阳、都司刘国标（刘安与国标有旧，欲救之，标不屈）、守备石必得、沈登龙、千总护理都司王光春、把总孙鹏程、甯长泰、南路营把总李青、屯番把总段得寿、安平中营外委孙朝荣、右营外委许祥光、外委徐精忠、署外委林忠成、勇首陈有庆、向荣子林张成等共三十余员。国忠死尤烈。勇首陈

车（号大舌车）、米户林炳森为林镇所信任，至是被执。炳森有恩于严办，办欲救之，不屈，与车皆死之。王国忠选健卒翁洗等十八人为亲军，从国忠溃围被执，皆杀于宝斗仔溪边。后贼攻宝斗街，时时见十八人骑马往来阵前，贼惊愕，屡战皆败，宝斗街竟得全。后土人合而埋之，称十八将军墓，祷者皆应。斗六有纪姓者，泉州人，换班戍此，遂家焉。尝鼓舞各庄接济官军，尤为出力。城破被执，不屈，贼寸磔之。林镇胞弟向皋暨举人王献瑶、幕友王钟秀（金门人）、稿识陈吉生、义首林有才、王飞琥皆被执。王钟秀为伪丞相庄天赐所救，后脱回牛骂头，从泉人以拒贼。戴逆欲屈有才，不可，贼不敢害；又命献瑶办局，瑶日夜高声读书，佯狂不理，贼以为痴；皆纵之归。向皋被拘于戴逆家，逆妻怜而厚待之。陈吉生为郑大柴妻谢秀娘所得，待之甚厚，旋为陈弄掌书记，后皆被杀（事见前编。按吉生改信给贼，被祸尤为惨烈，同时军士皆能言之。丁曰健治台必告录谓是吴姓之事，盖传闻异词耳）。

屯番把总潘春辉既脱贼营，执手刃林镇军者陈还、陈临二贼，在鹿港凌迟处死，以祭镇军。鹿港生员杨清时（金门人）请大曾镇攻小埔心，以救斗六；不许。请檄饬宝斗仔各义庄举兵进攻，以为林镇声援；又不许。乃与总理许行义带勇四百名援斗六门，不及，遇贼于番婆庄，力战却之，退守湖仔内，联庄拒守。进屯宝斗仔街，与陈弄连战数月，兵少粮缺，几不能支。

林向荣已革职。及殉难，当事奏请开复原官，照例赐恤。乡官监察御史范熙溥奏称：「林向荣力竭被戕，受祸尤惨。一家之内，子殉其父，弟殉其兄，妻殉其夫；一军之中，弁死其将，兵死其官；忠节萃于一门，诚堪矜悯。理合援前台澎道孔昭慈、洪毓琛之案，请于台湾府城建祠，并准予本籍自行捐建专祠。其同时殉难之子弟弁兵等，一并附祠」云云。报可。

论曰：饬道者，行军之大命也，一日不通，则军心自乱，何待两军相角，而胜败始决哉？方向荣进军枋埤，以饬道被绝而败，乃前车不鉴，覆辙相寻，将谁咎耶！林镇于水师诸将中较有声望，不幸内为监军所制，外为奸民所给，举足一误，全局皆错，用违其才，终至僨事。甚矣不明地利、不谙民情者之不可为大将也！抑闻之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诚以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，专之可也。林镇手握兵符，身履行阵，可进可退，高下在心，岂不谓全属安危，视此一举，利钝可否，当自了然乎。斗六处群贼之中，非用武之地，平贼机括，殊不系此，而乃徇数百里外儒生之见，驱三千人于必死之地，惴惴焉若诏旨之不容违也者。揆诸春秋责备之义，吾无能为贤者解也。熊襄愍有言，令箭催而张帅殒命，马上催而三路丧命，是以哥舒翰奉诏出关，英雄扼腕，孙传庭横刀入阵，猛士成禽，坐令远近震动，贼势燎原，前事不忘，可为殷鉴，况彼才不及古人者乎！虽然，当林镇进军时，尝驰书约鹿港统兵官东

西并举，以分贼势；则怒曰：「彼若不能平贼，当避贤路，何为管吾闲事也」！而林镇死矣。嗟乎！令鹿港诸军亦复分道四出，惟贼是求，则不死于贼，亦久已平贼也。胡为坐观疆事之颠危，无异越人之肥瘠？此岂复有人心者耶！林镇此时，即令粮饷未缺，而贼暇我劳，厚我单，知其万无生理也。又况内无鼠雀之供，而外绝虻蚘之援者乎？呜呼！廉闇交懣，而秦人不能得志；贺兰观望，则张许终以身殉。师克在和，古人岂欺我哉！

又曰：王副将国忠，海疆良将也。徒以事权不属，数谏不行，赉志一死，与碌碌者同为邱貉，诚堪浩叹！然而枵腹再战，犹起金鼓之死声，叱贼余威，长作沙场之生气。且国忠本嘉义人，所部健儿，贼所素慑，亦岂无自全之术；乃其言云，吾计不从命也，然终不忍弃主帅而独生，且必欲杀数贼而后死焉。呜呼！古所谓守死善道、仁之至、义之尽，如国忠者，殆其人欤？是故李得志藜火以俱烬，陈吉生改信而被戕，刘国标遇救弗从，则从容就义，钮成标骂贼不屈，亦慷慨捐躯；之数公者，类皆致命遂志，而浩气丹心长留千古者也。呜呼忠矣！

南路防剿始末

同治元年六月，南路奸民许夏老、李从、杨振等据冈山谋作乱。巡道洪毓琛派通判陈兆琮、职员朱必昌会同守备赵偁、参将凌敬先、凤山令罗宪章夹攻于冈山。偁力战破贼，擒夏老、李从、苏赐酒等十五名，诛之。

凤山水底寮人林万掌，数世为义首，地方有事，每率其宗族随官效力。咸丰三年，凤山林供滋事，知县王廷干檄万掌带勇入城防守。其勇密通贼，乘势杀县令，据城反，万掌为所胁，亦从之。及贼攻郡城而败，万掌与义首王飞琥乘间救出县令妻子，脱归水底寮。官军欲穷治其事，乃缚献剧贼以谢，事始解。至是万掌已卒，子有才方十五岁，奸民欲奉之以为乱。其母番女李氏（一作陈氏）谓有才曰：「我家世笃忠义，可不及时报效，一雪先人心迹耶」？遣有才自备资斧，带番勇随总兵林向荣为前队，而约束境内，不许从贼（有才后随提督林文察剿贼漳州，歿于阵）。

凤山奸民刘来成潜往彰化，领戴逆伪令窜回南路，招集冈山贼党，谋作乱。冬十月，洪道复遣朱必昌会同该地绅士，设局于阿公店，团练清庄，来成窜北路。水底寮匪徒陈大目与柯歹、吴旺、连包谋于十月十二日举事，请林有才母李氏助铅药。问粮饷何出？答以各乡派饭。李氏笑曰：「甫举事而婪取于民，何以能久？」斥绝之。洪道侦贼啸集滚山坪，遣同知张启燧带兵赴阿公店，会合赵偁围捕，获贼目简恶、唐乌犍及伪印一颗。洪道又密谕石井汛弁朱通，在冈山左近偏插旗帜为疑兵。已而柯歹母哭骂其子，众知事难集，遂各解散。

论曰：女子而才非难，能明大义为难。当彰邑陆沉，台郡震动，李氏苟奋迹夜郎，效尤贰侧，因众心之思逞，遂阻险以自雄，则退可以踞一隅，进可以窥全郡；相持死蚌，将收利于渔人，虽有长鞭，何暇及于马腹，事有未可料者矣。而乃从容敌忾，慷慨同仇，保全一方，免遭兵燹，使先世微瑕，一旦昭雪，方之冯嫫锦车，秦家良玉，呜呼贤矣！

●东瀛纪事卷下

鹭江林豪卓人着

官军收复彰化县始末

涂库拒贼始末

翁仔社屯军始末

逆首戴潮春伏诛

戇虎晟伏诛

余匪

灾祥

丛谈（上）

丛谈（下）

官军收复彰化县始末

同治二年冬十月，新任台澎兵备道丁曰健（述安，安徽举人）以兵抵竹塹。先是在籍道员林占梅奉檄办团，起兵拒贼，既复大甲、梧栖港等处，绝其接济，议带兵规复彰邑，为忌者所阻。是时官军与城贼相持日久，各罢敝不相下。已而巡抚徐宗干仍檄催占梅进兵，占梅核陈大略谓：「贼本乌合之众，死踞孤城，其势难久。我军前后进剿，非不能战，乃迄久未克者，诚以诸军皆由鹿港进兵，贼已备悉虚实故也。若得省垣遣一大员由淡水登岸，沿途招兵选勇，以壮声势，然后某统练勇千，同时南下，一路剿抚并行，贼闻风胆落，将不战自下矣。兵有先声而后实者，此也」。徐中丞韪之。而兵备道洪毓琛临终遗摺亦请另遣大员，到台办贼。徐宗干随会同太子少保闽浙总督左宗棠（季高，湖南举人，大学士，伯，晋二等侯）奏请以丁曰健授台澎兵备道，主事周懋琦（子玉，□□州拔贡）参谋军事，督副将关镇国等军，由淡水南下，俟克复彰化，始赴郡接任。丁道前为嘉义令，历淡水同知，有威望；集其故吏门生，旧时部曲，选兵勇三千余名。遂抵竹塹厅治，与林占梅刻期进兵。初八日，丁道进屯牛骂头，张世英、陈捷元、王桢、郑荣诸军皆会，绅士蔡怀斌、蔡鸿猷、杨清珠皆以乡勇从攻福州厝、水返厝，拔之。十六日，林占梅率绅士翁林萃、陈尚惠等督勇首林忠艺、林南山、郑义诸军三千，进扼山脚庄，帜上书「保顺安良」四字，谓归顺者保全之，良善者安抚之，一路号令严肃，道傍耕

夫荷锄而观，皆谓此行必能办贼也。以茄投为彰邑锁钥，而山脚为茄投咽喉，故密致山脚人林山、林尚兄弟为乡导，使招其附近村庄纳款，散给白布条，盖戳记为号。密约：衣襟间有白布者皆良民，官军不得擅杀。庄民被胁者争向军营支领，并运巨炮数尊，沿途燃放，声震山谷。贼党大惧，归顺者愈众。时陈鯪踞茄投，赵憨踞大肚溪，何守踞水师寮，未下。而茄投一带背山倚海，地势如长蛇，贼据守尤力。二十七日，占梅率诸军分道并进，贼退入炮楼。我军冒雨环攻之，擒蓄发贼数人。其良民被胁者，占梅命人为之剃发，赏盘费遣之去。转相传布，远近皆倾心焉。于是何守由林尚乞降，水师寮、何厝庄皆竖官军旗号，而茄投各庄总理亦相率纳款。遂分兵攻大肚。是时贼氛尚炽，各军至中途不敢进，惟林忠艺以所部越茄投而南，转战至大肚溪，招贼党陈番婴来降。番婴意未决，忠艺驰入其壁，谕以利害，拔贼红旗，竖官军白旗。陈鯪大惧，空壁遁。忠艺与番婴纵兵邀击，擒鯪妾蔡美娘，夺伪印、伪令、器械甚多，以兵少不敢穷追。乘势击赵憨，走之。

十一月，林占梅纵降将□□入城，约为内应，遂进军彰化北门。罗冠英扫清涑东一路相应。时戇虎晟窜匿四块厝，戴逆久处斗六门，以江有仁、陈梓生、郑猪母、卢江、刘安辈守城。群贼见势不支，皆有降意，唯江有仁持不可。初三日，林占梅前锋林忠艺、林尚等攻入彰化北门，生擒伪军师江有仁、黄旭日、伪都督郑猪母、伪先锋王城等，诛之。陈鯪、陈梓生、陈在、刘安、赵憨、卢江、陈狗母诸贼，皆开东门遁。先是城贼于初二日声言，明日当悉锐攻鹿港及后港仔口军营，故鹿港诸军皆戒严防守。是日西门外垒贼尚与鹿港官军鏖战，势张甚，见城上已立白旗，乃仓皇遁去。盖林忠艺入北门良久，而西南门城外贼与官军皆未知也。丁道旋往鹿港，留占梅一军暂驻彰化城中，以防不测。贼多入戇虎晟巢穴，复乘夜谋营，官军有备，拒却之。伪备粮使司蔡茂猪为坑仔内蔡姓所执，丁道命支解之。时丁曰健所过，被胁贼庄立行剿洗，以振军威，惟林占梅谓胁从罔治，数为缓颊，全活无算。涑东林姓请占梅乘胜进讨逆晟，愿为乡导，而当道忌之，不果。十二月，总办台北军务浙江补用道林占梅振旅还竹塹。

三年三月，石榴班降贼张三显复纠陈鯪、陈在、陈梓生、陈狗母、赵憨、洪丛、叶清、叶中、王春等谋作乱，彰化城外市仔尾街及东北一带余党俱应之，皆执青旗为号。先是张三显执送戴逆，自以功大赏薄，颇怀怨望，遂谋不轨。二十七日，贼党千余攻城，势甚猖獗。知县凌定国乘城堵御，几不支。义首林大用闻变来援，贼退踞市仔尾抢掠。时提督林文察诸军攻小埔心未下，皆回军堵御。幸西南一带泉庄及鹿港义民相率赴援，贼乃溃散。三显为其族人所执，伏诛，彰化平。诏加台湾道丁曰健二品顶戴，在籍道员林占梅赏加布政使銜

，其余将士进秩有差。

论曰：戴逆之乱，其出死力与贼相拒者，惟泉属绅民为多。盖台湾漳泉民各分气类，积习已久。贼若得志，必修旧怨于泉，故泉人终不乐为用。是以叶虎鞭、林大用、何守、林尚皆泉人也，四人来归，而贼已溃其藩篱，翦其羽翼，而无能为矣。虽然，虎鞭降于鹿港，仅足以佐守鹿港，何守、林尚降于淡水，遂用为前驱，以平彰化，则运用之妙，又存乎其人耳。

涂库拒贼始末

同治元年春，嘉义义民陈澄清起兵拒贼，盐水港各庄俱应之。澄清小名颉，涂库人，性明决，知兵任战。有友十余人，皆勇敢有气，缓急可恃，澄清待如手足。侦戴逆有异谋，遂于所居竹围外，筑垣掘濠，造炮楼，布竹钉，聚米盐食物，作三年蓄。左近田园皆种地瓜，插山箐，以防不给。及事发，倡言拒贼，事事皆办。于是附近粤庄暨盐水港联庄固守，皆倚以为重焉。

七月，总兵林向荣驻师斗六，澄清数为运饷，尝一日七战，三袭贼营，林镇奖以五品衔及名马珍物。迨官军移入土城，要害为贼所据，而饷始难达矣。斗六既陷，贼恨澄清，移攻之，新民庄陈廷顺、无底潭杨姓皆附贼来攻。清拒贼三年，未尝败。黄丕建尝带贼五百来犯，过埔姜庄派饭，生员刘丰庆漫许之，贼旋为澄清所败，走五、六里乃息。时饭甫取至，或笑曰：「此等不耐杀之徒，乃欲作贼混饭吃耶」！贼忍饥遁。

澄清所居与土库街毗连。陈弄、严办以大股贼踞街中。时铺户皆罢市，澄清设伏以待，遣壮士苏阿传率十余人，假贼旗号，径至街中令曰：「我元帅谕尔辈安堵，贸易如常，违者斩」！贼骇顾问，而传遽大呼杀贼而出。贼集众追之，伏兵突起夹击。传斫死数贼，且战且行，及回营，不伤一人（传与吴仔婴、陈瑞基、吴戇仔、王明俱骁勇敢战，贼惮之，谓之五虎）。

戴逆尝以书招澄清，清绝之。及踞土库街，誓灭澄清始返。清兄必湖挺身谒弄，弄露刃见之。必湖笑曰：「始吾以大哥为豪杰，故倾心相向，今始知非欲成大事也。不然，如愚兄弟亦足效指臂，而大哥见拒何耶」？弄曰：「汝果欲降，吾岂相拒；但未必然耳」。必湖因说之曰：「我兄弟欲降久矣，然不假重权，无以令众，如肯赐一将军名号，当于明早竖旗相应也」。弄喜，延之坐，以伪令与之。警备稍懈。必湖归，即传集义勇，约五鼓并力攻贼，而是夜三更，澄清已潜遣人烧毁街尾店屋，阻贼归路。弄见火起，始大惊，知为必湖所给，于五鼓前已踉跄遁去。

澄清之治军也，禁赌，禁洋烟，禁奸盗，赏罚严明。多纵侦探，故贼之声息皆知。出军不言所往，惟马首是瞻，虽至亲无能测者，常以一军与贼持，乘炮声连发之顷，从间道袭贼后或烧贼营。贼见背后火起，方忙乱间，我军乘之

，蔑不胜矣。谓兵多则众心不一，故所用但六、七十人，并养其家于竹围内，以固众心。其侄适约在下庄仔有众三、四十人，相去二里许，附近庄众听命者又六、七百，而粤籍刘丰庆及盐水港时助铅药，故能持久。后丰庆为其叔阿霖所杀，澄清为之复仇云。必湖性宽厚，贼既平，澄清欲诛胁从者，湖密劝止，全活颇众。清弟澄江攻元掌贼庄，中炮卒，澄清悉力攻之，计擒其渠十余人，梟祭江墓（后澄清历官斗六门都司）。

论曰：嘉义之有土库，犹淡水之有翁仔社也。二地虽蕞尔一丸，然贼不能越大甲一步以逞志于北路者，赖有翁仔社之分其势，犹之贼不敢迳越嘉义而窥伺郡治者，赖有土库与盐水港之议其后。翁仔社与大甲土城，非恃罗冠英一军则不能守，犹之土库等庄，无陈澄清一人则亦不能存，之二人者，其有关大局盖略相等矣。自予论之，冠英战功颇盛于澄清，而澄清举动尤合兵法。然则澄清殆古名将之流而冠英亦一能战之士欤！要其明大义、识顺逆一也。予未识二君之为人，而自大甲以至郡治，凡士夫野老每谈及二君轶事，无不称道不置，味其所言，如节之合，如珠之串，何其金无异词也。然则天殆厌戴、陈二逆之所为，故预生磊落瑰奇之士，以折其锋而树之敌，使之终弗得志欤，未可知也。

翁仔社屯军始末

同治元年秋七月，候补通判张世英进军翁仔社，以图彰化。先是秋曰颯之南下也，檄东势角人罗冠英招勇四百赴彰协剿。冠英至中途，闻变而还。竹塹总办团练林占梅闻其名，遣人赉金帛结之，属其由内山攻四张犁以分贼势。旋从世英克复大甲，复率众护送在籍参将林文明回阿罩雾，济其困乏。贼愤恨，移攻之。七月，张世英已卸淡水同知任，仍带勇剿贼，遂与占梅定议，进屯翁仔社以图进兵，从冠英之策也。翁仔社本非村堡，以地居上流，可断贼东南水道，为内山南北要害，故屯老营于此，以顾淡南全局。仍派冠英及廖廷凤、廖世元、林传生管带粤勇数千，皆百战劲旅，贼甚畏之。时粮饷维艰，世英能绝甘分少，与士同甘苦，以故众皆爱之，愿出死力。凡血战三年，两援大甲，所向有功，皆张司马之善用冠英，俾得成功也。

冠英，小名阿察，刚直敢战，与廖廷凤结为生死交。侦戴逆结会，亦联络各社，立誓有事相援。所居内山与生番接壤，生番以射鹿为生，镖枪无虚发，冠英为所畏服，尝率之以解大甲之围，颇称得力云。

闰八月十四日，冠英克寮脚庄。二十二日，克葫芦墩汛；廖世元进拔圆宝庄，据之，遂攻圳寮。二十八日，戇虎晟由彰邑来争，势甚猖獗，世元仓卒接战，众寡不敌，与敢死士溃围出，身被数十创，至翁仔社而卒。张世英厚葬之，以其兄廖江峰、弟廖树代领其众。

张世英父历游台幕，囊有余积；及世英带兵，垫累无算。竹塹总局不时接济，犹苦不给；是年除夕，兵勇索饷而譁，廖廷凤亟出家货散给，以好言抚之，乃定。

二年二月，张世英遣罗冠英等攻马公厝，拔之。初五日，拔新广庄。十六日，克坝仔街，进攻四张犁老巢，断其水道，横亘二十余里无水，贼遂不支。二十七日，冠英攻入贼巢，毁掘戴逆祖坟，拾得伪印、大簿、旗帜甚多，由是无日不战，进迫戇虎戾巢穴。自夏徂秋，股首陈梓生、林狗母、廖安然等屡纠贼来攻，皆击走之。

十月，冠英等克棋盘厝、东大墩、犁头店等庄，乘势攻克圳寮，守贼廖安然中枪死。于是石冈仔、枋寮、土牛及凍东巡司地方，以次收复。

论曰：翁仔社地虽僻处，然左以赴大甲之援，右以分阿罩雾之势，内以固淡水之藩篱，外可以进窥彰化而蹈其瑕，近以断四张犁之水道，远亦可为二曾声援而张其威。然则此地屯军，诚有关全郡安危之大局，为克复彰邑之先机。是张司马与罗冠英等之劳，诚可念也。乃烂羊头者咸爵彻侯，续狗尾者亦登勳籍，而罗冠英既沙场授命，廖廷凤仅百战余生，究未获沾微禄也。噫！

逆首戴潮春伏诛

戴逆既以彰邑让戇虎戾，顿觉失势，欲仍回四张犁为负隅计。戇虎谓之曰：「自古帝王皆南征北讨，亲冒矢石，然后士卒肯用命；岂有高卧屋中，而可以经营天下者乎」？戴逆恧之，又自知兵力不足自立，恐一旦情见势绌，为群贼觑破伎俩，乃谬自张大，称伪东王，亲往水沙连派饷，一路具威仪，排队仗，妄行耕藉田、祭天地之礼。旋入居斗六门，颇事淫佚，有伪宫监、宫娥名目。

同治二年冬十一月，官军克彰化。吴帅鸿原、曾镇元福、副将关镇国、游击陈捷元诸军进攻斗六，贼拒守未下。林帅文察登高望之，谓诸将曰：「我攻其一隅，而城外匪乡接济如故，何由制贼死命」？乃令四品军功洪廷贵驰赴嘉、彰交界，联络二百四十一庄，各取结状，饬带先锋队攻破仑仔顶等庄，先摧贼党。命其弟文明防范水沙连诸处，扼贼入山之路，以布远势。时贼党屡败，伪总制许丰年等多降，贼势日穷蹙。而四张犁老巢为罗冠英所破，祖墓发掘，无家可归。以斗六地势浅狭，接济暂断，必不可守，乃窜至石榴班、宝斗仔顶等庄，倚七十五庄大姓张三显，图窜内山番界。而庄民因戕害镇协，罪大惧讨，亦固留戴逆为自赎计。丁道悬赏令，得戴逆者官五品翎顶。于是三显怂恿戴逆自首，许保其孥。曾元福任北路协时，戴逆尝为稿识，与有旧，亦遣人劝令自首，援朱一贵、林爽文之例，约俘至京师，始候廷议。逆信之，谓可缓死。

癸亥十二月二十一日，逆首戴潮春由张三显执送官军。肩舆将发，妻许氏治酒叙别，尚尽数觞。既见丁道，犹立而不跪。且云：「起事者惟本藩一人，为官所迫，与百姓无与」。丁道大怒，立命正法。其党星散，无一从者。陈捷元令人剜其肉啖之（肉一两偿钱一贯）。盖捷元家为贼所破，故深恨之也。戴逆既诛，是夜三显迫淫其妻女，尽掠所有。逆妻愤而自焚，子女皆死（或云一女尚存）。未几三显复以反诛，即戴逆正法之处，先后不过两月余耳。

论曰：戴逆平生伎俩在牢笼时望，纳诸陷阱之中，鼓舞凶徒，多树官军之敌，使晟、弄辈误坠术中，竟至死不悟焉；何其狡也！至于天荆地棘，城社莫可凭，鼠窜羊亡，角距无足恃；又何惫耶！此无他，依人作计，薄借虚声，自顾本无寸长，战守皆非素习，故即惊愚饰智，狐媚所自甘，而外强中干，虎威难久假耳。呜呼！自戴彩龙、郑玉鳞殄戮，已失爪牙；叶虎鞭、陈大戇来归，遂失羽翼。乃复纵乐水山之上，嬉游危幕之间，堂燕井蛙，修饰边幅，以虚懦之态，愚弄齐民而不知，适为张三显所愚，其身终落群贼之手也。夫强族其可倚哉，势盛则挟以为资，事败则因而为利。迹其生平，始则要结戇晟，拱手而让岩邑矣；继则委命三显，俯首而奉妻孥矣；卒之踣躅一身，进退无据，凄凉杯酒，掩袂长辞，戴逆此时应亦叹党羽之无良，悲阴谋之日毙，椎心茹痛，而悔恨莫及也乎！乃至红颜谁托，生任摧残，白骨无辜，死遭戮辱，而犹贸贸然求缓须臾之死也。嗟乎！使果械至京师，究何术幸逃国法？就令暂延残喘，亦何颜视息人寰？转不若戇虎、哑狗诸逆妇之决然一死为干净也。哀哉！

戇虎晟伏诛

同治二年春，逆晟自大甲中枪败回，命江有仁、卢江等守城，自归老巢养疾，延僧预做功果，不复治军。迨彰化既复，余匪多窜匿四块厝老巢，晟遣弟林狗母率陈鯁、刘安、陈梓生等守其外寨，抗拒官军，以王万、林猫皆率死党保其内寨。

三年春正月，陆路提督林文察督其弟副将林文明（利卿，彰化武生）、游击王世清（直隶人，武状元）等军合围攻击，狗母伏诛，逆党多自脱来归。贼势已孤，疑鯁等有异谋，不许擅入。乃紧闭寨门，另凿狗窠，欲进内白事者，伛偻乃入。时群贼多通款于官军，林帅皆待以不死。唯王万罪大不赦。群贼乃佯与官军接仗，戇虎信之，始肯放入。梓生密使其党钉封大炮，与官军订期为内应。晟以群贼尚与官军相持，遂陈其财货，呼死党六十余人，恣所取。众得资，各哄而散。王万自知不免，以变走告晟。晟环火药桶于门，与妻妾王万相对饮，酒酣登床，妻为烧洋烟吸之，两妾侍立。其一萧氏（涑东人）乃掳自良家者，宠嬖专房，至是不愿从死，闻炮声渐迫，遽走出门外，晟亟挽之入，而妻已点放火药，与王万俱成灰烬。晟与萧氏为火药所轰，飏出户外，气未

绝，官军执诛之，分其尸首为六，以首级函送邑城，其两手两足分寘被扰各处。寨中积蓄尚多，皆两年间所抢掠者。伪左相庄天赐逃匿北茄茗庄，为其亲家生员洪钟英所执，械送官军诛之。

论曰：哀哉戇虎之愚也！身已不保，犹恋恋一妇人。其与预作功果，皆冀于冥间受用耳。夫使死者而无知则已矣，如其有知，该逆罪恶贯盈，必当永坠泥犁，遍受刑戮，又安能与妻妾重聚九泉以行乐哉？嗟乎！传雀台之遗令，众妓分香，动乌江之悲歌，美人系念；遗珠何在，伤心坠金谷之楼，故国长辞，携手入胭脂之井。人虽不同，而千古枭雄末路，乱贼到头，其堪回首之情则一也。不可叹哉！

又曰：吾观戴、林二逆之终局，而叹人情之难恃也！当该逆恶焰方张，举凡捐派银米，无弗朝接片纸，夕自赉到，惟恐后至焉者。及其大势一去，众情疑贰，同舟皆敌国，谁开复壁以藏，下石尽懿亲，谁不倒戈相向。即同时怂恿为乱者，皆欲因以为利。乃至生平爱妾，亦怀二心。计所与戇虎同死者，惟王万一人及其妻耳。夫民犹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世有窃一时之权势，恣为不义，谓小民其奈我何，而不知民之蓄恨已久，有待时而后发者，观此能毋少悟乎！

按戴逆称伪东王，事实有之。他惟戇虎晟伪称千岁，亦未闻有伪王名号也。盖诸贼中，惟戴逆粗谙文理，故有此伪称；其他非不欲自崇其号，使之至大无两也，然皆目不识丁，但概云大元帅、大将军而已。乃阅文报，以逆晟为燕王，逆弄为西王，洪逆为北王，则皆由他人所赠。而非其实矣。予悉心采访，迟之五、六年，经三、四易稿者，亦欲实事求是耳，何敢略哉？

余匪

同治三年春三月，陆路提督鸟纳■〈齐思〉、巴图鲁林文察督小曾镇暨王世清、张世英诸军进讨小埔心陈逆，啞狗弄纠党拒战。义首罗冠英等率敢死士在前奋击，官军乘之，贼大败。陈逆有降意，其妻（姓陈，诨号无毛招）曰：「今日虽降，难免一死。与其俯首受戮，何如悉力抗拒以缓须臾耶」？已而贼垒中瓦屋为大炮击塌，立足不驻，乃就屋中掘地为窖，匿其中以避炮。官军引水灌之，水注地窖，贼遂不支。十九日，冠英率壮士急击。弄妻以羸卒诱英深入，乃率死党开炮横击，冠英与壮士数十人皆中炮死（事闻，赐恤立祠）。时贼粮垂罄，林帅勒诸军番休进攻，而冠英弟罗坑以粤勇夹击，破之。逆妻自焚死，弄逃匿新兴庄。官军欲剿之，绅士陈元吉乃缚弄至军营，伏诛。

黄丕建降于大曾镇，遂公然到庄派饷。庄民以建才为贼派饷，复为官派饷，反复无常，争缚送邑令，诛之。

严办妻侯氏（一作魏氏，诨号大脚甚），流毒尤剧，办颇惮之。每出，亲

为牵马，后为沟尾王姓所获，缚置槛车，遍历城厢以徇，被害者皆抛掷瓦石或锥刺之，甚痛极，无一言。有无赖子号刽人武者，当甚为娼时，与有却，及甚作乱，誓得武而甘心焉，武亡命无踪；至是仍为刽子，以猪毛穿其乱窍，始大呼一声。旋寸磔之。办本一无赖，其围嘉义也，凡北路诸贼及陈弄等不啻数万，所需军费，皆办一人应之。至乙丑三月，复竖旗于二重沟，被执伏诛。

贼党王新妇伪称将军，其母喜曰：「吾子素日不凡，今果如此」！因雕图章，自称一品正夫人。及新妇伏诛，其母称为子报仇，屡攻嘉义，战败，逃于吕梓处，梓败，骈诛。

伪保驾将军郑大柴，力能举五百筋，与伪总制许丰年攻龟壳花庄，中炮死。其妻谢秀娘甚美，称为夫报仇，屡攻宝斗街。后再嫁营兵，复至宝斗仔，众执诛之。

西螺股首廖谈欲降，其妾蔡迈娘曰：「势败而背人，非信也。寤死于红旗下，始瞑目耳！何为束手受戮乎」？每临阵，策马督战，不避矢石。西螺街铺户半附官，蔡氏恨之，烧毁百余间，谈不能止。后与夫同为官军所执，官鞫之。蔡氏供称：「谋逆之事，皆己所为，与夫无与」。问：「一妇人何能为乱」？对曰：「我先出私财四百金招集党羽。得四百人以举事，足矣。由是每月抽派铺户，得数千金，利孰厚焉」。乃骈诛之，暴其尸数日，目犹视。或制小红旗覆其面，乃瞑；时贼皆以红旗为号故也。

彰邑海峰仑七十二庄粤籍人多附贼抗官，抢劫军饷。彰邑平后，知县凌定国、游击陈启祥率把总凌定邦、义首叶保国（即叶虎鞭）、杨金简往剿，以生员杨清时为乡导，劝谕近庄，疏通道路。先击番婆庄，克之。进击海峰仑，股首邱阿福、江秋印拒战，攻破之。贼乞鳩资助饷，乃还。

三年冬，兵备道丁曰健进军北势涵，攻洪丛。先是丛据地自守，观望成败。至是悉众抗拒，势已不支。丛诸兄与官军通款，丛杀兄而占其妾，未几病，自言见兄索命，遂死。官军索其尸首，丛长兄洪番不肯献，仍阻险拒捕。时番移居别业，贼党王春诱番妾，席卷所有与俱遁。贼众见番与妾皆他往，疑有异谋，遂共掠所有，执番送官，诛之。丛尸首埋豚阑下，亦剖棺戮尸焉。

四年夏四月，参将徐荣生、知县白鸾卿讨吕仔梓，义首叶保国等皆以兵会。梓分贼为三营，以奇兵假官军旗帜，从间道夹击；官军几为所乘，乃更筑垒以困之。副将陈启祥以巨炮击贼寨，梓歛众为一营，势窘甚。时有海贼蔡沙（诨号臭头沙）所居海口名布袋喙，素与贼接济。梓以家口寄沙处，沙善待之，诱梓同坐巨艇脱入海，邀至海边，乃执而数之曰：「汝名投诚，实持两端观望。严办为掳之时，汝不引援，今唇亡齿寒，行将及我，皆汝貽之也」。遂沉之于海。官军乘战舰将击之，侦梓已死，乃引还。

丁道侦陈鯪、刘安、陈狗母等窜匿淡水之内山三汊河马麟潭，仍蓄发出扰居民，檄淡防同知王镛剿办。四年九月，镛赴大甲，签派农氓为兵以进剿。贼屯鲤鱼潭逆战，官军接仗即溃，义首廖廷凤以屯勇来援，殊死战，镛乘轻輿先回，官军伤者甚众。乃以贿啖贼，密令暂退内山，而搜被胁庄民数名梟决报竣，遂还。

五年秋，彰化令李时英以重金购得林猫皆诛之。六年春，兵备道吴大廷（湖南举人）檄委员查拿南北余匪，先后获股首朱登科、赵憨，诛之。

其著名剧贼至今漏网者，如大甲城内王九螺，一方巨猾，屡为贼内应，与淡水王司马通谱，冒保五品职衔；嘉义黄猪羔纠贼攻贼，截抢兵饷甚多，以夤缘得补营员；葫芦墩人王秋（即王国助）为贼设局抽分，并理断案件，现年七十余；赖厝廨人赖阿矮为戴彩龙伪先锋，带贼随攻彰化、嘉义等处；牛骂头蔡通、杨大旗及伪镇港将军陈在等屡攻大甲；诸人至今尚存，家巨富。股首何有章为戇虎晟苛歛民财，横抄民产，不知纪极；又教晟演炮，甚见倚任；尝带贼攻嘉义，足中铅子。有章前为县差，历数任，故事皆谙练，至今仍为粮差。内山人林海，尝为股首，彰化知县李时英悬重赏购之，不得；及李解任，海乃以钜贖夤缘仍充县差。内山人刘阿奴为伪先锋，攻打内山一带义庄，至今尚存，往来葫芦墩地方。贼中老而无赖者，莫如刘安，尝从陈办、曾圭角作乱，至是年七十余，仍为股首。其反覆无常者，莫如王春，见戇虎晟势败乃与官通款，钉封贼炮而遁，又于陈弄处钉炮脱逃，复从洪番拒捕，乘番他出乃诱其妾而亡。至今二人俱亡命无踪焉。水沙连近内山一带，五城吴文凤、笋仔林刘参筋（本武生也）、涑东廖有誉、卢江、葫芦墩纪番仔朝等，淡、彰交界之三汊河陈鯪、陈梓生，粤籍钟阿桂、李阿两、刘阿魁等，皆漏网至今，诸贼犹多蓄发也。

论曰：弄妻与侯、蔡二姬，皆戾气所感，应劫数以祸生灵，为王法所必诛者也。观其临敌决战，有勇有谋，刀临颈上，至死不悔，可谓之人妖矣。而世之膺高爵、制方面者，一旦有事，或束手无策，或藉端规避，与夫林中丧马，委重寄于草莱，阶下叩头，乞余生于犬豕者，随在比比也。岂自顾其身视妇女为重耶？吾不知其自命居何等也！

案首祸者为戴潮春，贼党所奉为伪首者，然其强盛尚不及戇虎晟十分之一。是逆晟未下，则事犹未平也。其他最悍恶者莫如陈逆哑狗弄，然彰邑已复，戴、林二逆已擒，则大局定矣。弄虽悍恶，何能为哉！他如洪丛僻处内山，既不附言，亦不甚助逆，故官军屡招之。而丛素与前厝人不睦，且戴、林二逆与之交厚，为所愚惑，恃其地势险远，谓可自据一隅以观望成败。厥后文报中张皇其词，至赠以伪北王伪宫殿题目，而营员用是得巴图鲁勇号，盖海外军

报类多如是也，余故阙而不书。其余著名股首，或死或降，不能具述，兹于见闻所及者，略志数条，自陈弄而下概谓之余匪云。

灾祥

戴逆祖名神保，彰化县志行谊传作戴天定，称重修文庙，凡经费出入皆经手襄办，与其子松江均有劳焉。松江即戴逆父也。逆将作乱时，天定之墓夜闻鬼哭，逆未信，自往闻之，果然。后戴逆祖坟为罗冠英所发掘，鬼神岂前知之而无如何耶？

嘉彰分界处有涝水溪，源出内山，流急而浊。若浊者忽清，则地方有变。壬戌春，水清三日，未几，变作。

火山在嘉义谓之水火同源。相传地方有事，则火息。戴逆未变之前，火息三日云（按火山有四穴：一为风穴，上半年风自外入，下半年风从内出；一为雾穴，每清早时，云雾从穴中吐出；其二穴即水火同源也）。

辛酉年秋，彰化明伦堂鬼哭数日，闻者惊悚。越明年春，雷起彰邑孔庙，人以为孔道僨事之征云。

相传壬戌年春，四张犁有耕牛作人言云：「免咻有田，播无稻收」。按是事不知真伪。殆即汉书五行志所谓牛祸，亦咎征也。又大甲有雄鸡生卵之异。

逆党于坑沟中掘得青石如剑者五，盖石被水冲泐成剑形者，如钟乳枝之类。戴逆以为神，每出则命人捧以随之。后折其一，而逆巢适为官军所破。亦异哉！

壬戌五月十一日，台地连日大震，府治及嘉义县尤甚，城垣倾塌数丈，压死数千人，民居倾圮者无算，连日夜不稍止，真非常之变也。

或于淡水城隍庙问彰化何时收复，得一签语，有「若遇清江贵公子」之句，后果竹塹林雪村观察往剿始克。清江为观察小名，亦一奇验也。

观察润堂洪公停柩处，夜间邻居失火，延烧无数，公子抱柩大哭。其家人亟命力士移柩，并救公子。甫舁出，而火炽梁折，一屋皆灰烬矣。观者以为忠孝之报。

壬戌元旦，秋雁臣司马在淡水厅署将出拜客，忽失其帽，遍寻不得，人以为先兆。

彰化东门有八卦楼，相传前邑令杨桂森所建。尝讖云：「八卦楼开，必有兵灾」。故门闭十余年，后有某令强启之，不匝月而彰泉分类械鬪，令仰药死。民愈神杨令之说。至是戴逆捏造讖文，密置楼下，使人掘得之，诈称杨令遗讖，其语云：「雷从天地起，扫除乙氏子，夏秋多湮没，万民靡所止」。按洪范传所谓诗妖，殆此类也。后有解之者曰：「雷谓县令雷以镇，言天地会从雷令而起也，乙氏子谓孔观察也。夏秋谓副将夏汝贤与秋司马，皆死于贼。万生

即潮春小名也。以一愚民而敢于造逆，厥后该逆虽欲为民而不可得，言靡所
■〈才妻〉止也」。然则戴逆之捏造以惑愚民，适以自讖矣，似之（此事出自
传闻，未知真伪，姑疑以传疑）。

彰化内山野番之处有所谓玉山者，人迹罕至，值天气清明，山色偶现，见
之者则为吉征。癸亥之冬，丁观察南下平贼，于路见之。及岁试，以「玉山连
见三日」为古学题云。甲子正月初二日，余在潜园，人传玉山见矣，余登啸望
台最上层望之，见三峰遥峙天外，其白如玉，中峰尤高，左一峰微作蔚蓝色
，良久始隐。

丛谈（上）

戴逆兄早死，其嫂罗氏年十八，过门长斋守节，戴逆敬惮之。将作乱，罗
氏力谏，不从。迨贼党迎之入城，罗与逆妇许氏长跪大哭，请勿杀百姓；逆许
之，约入斋堂者不杀（斋堂，为持斋男妇鸠聚奉佛之所）。后雷知县得不死
，以逃入斋堂故也。或曰，贼于雷令怀中搜出佛经一卷，知为奉佛者，故释之
。罗氏旋投缳死。呜呼！戴逆作乱，一时达官文士，或亦效奔走以求富贵，而
为之嫂者方且决然一死，不肯视息于贼中也，而逆焰于是少夺矣。嫂其贤矣哉
！

大甲节妇林氏，为余姓苗媳，十二岁守节，事姑极孝。时年已七十余，禱
雨辄应。及戴逆围大甲，数断水道，而土城内遍皆石，不堪穿井，皆汲溪水为
食，水源一断，民心汹汹。凡三次禱雨，雨皆随降，其应如响，民踊跃欢呼
，胜气百倍，以为有神助。乃备牲醴至城外节孝坊下致祭，拜跪甚虔，以祈神
佑焉。

嘉义民妇名粉娘者，逸其姓，为股首严办所得，将犯之，粉娘大骂不从
，被杀。

林雪村方伯尝语余云：「出师之日，日辰不利于主帅。或谓日辰不合，当
倒执帅旗以厌之。适大雨泥泞，执帅旗者倒卷而前，直取贼寨，竟中炮死。时
有勇首至中途而病，其母张氏代率所部前进，战良久，有返顾者，母辄以杖击
之曰，贼不足畏，汝何畏死如此！众见妇人尚不畏死，争向前杀贼，遂获胜仗
。然母出入于枪炮如雨中，未尝被伤。所谓死生有命，不其然乎」？

秋司马初遇害时，竹塹人心岌岌，林雪村方伯静以镇之。其叔母请先事绸
缪，为仓卒避贼计。雪村邀至园中，指示之云：「此即全家避贼之处」。视之
，井也。叔母泣而返。张司马遣人觐之，方弹琴不辍。谓人曰：「此君从容如
是，何事不可了耶」！

山脚人林尚妾蔡美娘为陈鯪所夺。尚纳贖戴逆，得伪将军名号，将修怨于
鯪。林雪村方伯遣人招之，至竹塹，辟人密议良久，复纵之归。及方伯统兵南

下，尚率众来迎，遂为乡导，卒以平贼。蔡氏为军士所获，尚欲杀之，方伯不许，乃赠银二百元，使之再娶，而资嫁蔡氏。其不喜杀人，委曲成全，皆此类也。

洪第、郑番婆，竹塹人也，从林雪村方伯攻贼茄投。第执旗迫攻城垒，中枪仆，番婆前夺尸，亦中炮殒。是夜二鼓，第家犬狂吠，嫂梦第云：「身负创，卧地上，望见林大人驰逐军中，有红光一簇随之，热极不可近，欸有老人以袖拂身，冷如霜雪，顿觉痛苦。俄而身轻如叶，迳至城隍挂号，乘便回家一视，为犬所嗅，惊倒良久。妻殊无情，不肯为吾逐犬，今传语阿嫂责之」。番婆母亦梦婆云：「儿不孝，不能终事阿母，儿今没王事，已随众挂号，即可转生，并无烦经讖超度，愿母自爱，勿以为念。妇年少，去留任意，勿强也」。言讫呜呜哭，母亦哭。醒，恍惚间犹闻番婆哭声，天明始寂。未几，二人凶问俱至矣。

游击叶得茂战死，贼悬其首于南靖厝之竹围上，日久坠浸水中。及事平，有犬以两足抱其首移置高处，众皆异之，询得实，乃访其遗骸合葬焉。

大墩之溃，把总庄奇轩身被三十六创，与尸首数百杂卧地上，晕绝间恍见蓝衣人以袖蔽之。贼散后，该地总理始率众作丛塚埋诸死者。奇轩突起坐大言曰：「上帝命我不应死，汝辈何得擅杀」！众大惊，不敢近。既散，乃匍匐逃伏山谷间，饮涧水三日。庄民林润见之，救匿于家，为之调治，其头颈疮溃生虫，臭不可闻，良久始愈。

林镇军尝于水口被贼所围，有良马名五魁者，骑以脱难。及困守斗六门，粮道断绝，乃杀而食之。时有屯番欲乞其余，不可得，遂叛应戴逆焉。

相传斗六门地理甚佳。其来龙处土名茄冬王，有茄冬三株，百余年物也，堪舆家谓为虎形，敌楼上夜点两灯，以象虎目，贼之善鸟枪者不能中，贼党许丰年掘断龙脉，以狗血厌之，是夜敌楼之灯无故自坠。翌日守将蔡朝阳中炮死，而林镇全军俱溃矣。后贼党之踞此者，如戴逆及廖厉、张穹喙相继死，而茄冬亦枯。

同安人吴仔墙在嘉义店仔口教读，颇得众心。戴逆以股首卢大鼻守店仔口，墙从之。及林镇军至，墙欲降，大鼻不可。墙乃以计分散其党，伏壮士拉杀之。后吴帅进军解嘉义之围，颇得其助云。

岁贡董大经尝为戴逆塾师，至是已病，为贼所胁，不得已从之，以忧死。其子诸生也，以同治年号题其神主，贼大怒，罚贖千余金，犹杖责二十。时彰属诸生多入宾贤馆，或强受伪职，惟举人陈肇兴（著有陶村诗集）、岁贡生王孚三洁身远遁（肇兴旋招集内山义民以拒贼，事载陶村诗集中）。

优人猫仔鹿者，逸其姓，为秋司马家丁，甚见宠用。大墩之溃，鹿首先斫

断秋丞首级以献戴逆，逆惊悔，然已无如何。因叱曰：「汝以奴杀主，大不忠也！不忠之人，谁敢用之」。乃给数金戒之曰：「速远去，无溷斯土」！呜呼！万生虽作逆之徒，而能斥逐逆奴，不可谓非一节之明也。然则今之宠用家丁而头颅乃为所卖者，独猫鹿乎哉！

斗六门之败，把总孙鹏程（福州武举）为贼党朱尔成所杀，取其首以献戴逆，逆罪其擅杀，责尔成十板。

戴逆至水沙连派饷，以红旗数对前导，使伪军师绣衣朱履，佩剑执拂，骑马先行。伟男子数十人，手执大刀，称伪保驾大将军，簇拥轿前。逆之衣服乘轿皆黄色，后有赤脚男妇数十随行，伪称宫娥宫监。所往，门前悬木牌二，书「风雨免朝，鬼神免参」八字。先期出伪示，择日到田间教民耕种。该地总理预修径路，以黄色土铺田中。至期，逆与伪军师到地播谷种、犁田毕，鼓吹竞作。伪军师披发仗剑，引戴逆雪帽雪衣登坛，祭告天地。远近来观者不下数万人，遍野漫山，惟见万头蠢动。百姓争送猪羊米谷无算，有送美女者，戴逆自取一、二人，以其余分赐军师、伪将军，皆淫污数夕，然后遣归其家。

戴逆妻许氏，小名晟官，自知逆谋难恃，恐他日事败并外家亦不能全，故留林镇之弟向皋于家，议以妹归之，为他日计。有识向皋者，欲导之亡去，不听。适降者陈吉生私改贼信，召回逆党之攻嘉义者，事露被戕。于是戇虎晟辈以降兵多叛，悉搜杀之。迫令戴逆杀向皋，逆之妻女列跪求免，不可得。宾贤馆诸文士请全其尸首，乃被扑杀，逆妻买棺殮焉。

戇虎晟妻妾四人，一月内同生四子，命相俱佳。遂妄觊非分。弥月，远近贺者金冠、金钏以千百计。自大甲败回，四子同时死，晟亦两次中枪折齿，自知不久，乃预作功果，焚楮帛山积。自制黄色衣服，以金银为冠，妄称通天冠，焚之。谓其党云：「本藩虽在阳间占据一方，终以无子灰志，不如于阴间称帝称王，长久自雄，谁敢阻我」。王万应曰：「大哥为阴间真命天子，某当作地下开国功臣」。相传以为笑。

戇虎晟尝以江有仁为放屁兵，言接仗即走也。

哑狗弄夫妇性尤惨酷，每执弁兵，缚树上，命鸟枪齐放击之。有鹿港人过其地，因不蓄发，疑为奸细，执之。时弄生日方毕，所积烛泪甚多，乃以烛泪遍涂其体，裹以草纸，复涂复裹，以棉花为烛心，浇注于上点之，臭闻远近，点至中间，忽訇然一声甚烈，盖头裂作响也。

陈逆哑狗弄口吃特甚。当鹿港人请往时，弄坐轿鸣锣而出。锣打七下，行数十武，唤阿殿者问：「有傍人悄悄我否」？曰：「无之」。则曰：「可连敲十数」。行半里复问。又应曰：「彼以礼来请，何敢相悄」！则又曰：「可敲十五数」。如是数次。最后谓鸣锣者曰：「既无人悄，即连打数百，入街不

复停停手可也」。至鹿港，闻演炮声，以为众拒之也，大怒，诘鸣锣者曰：「尔言无人谄谀我，今何开炮相拒耶」？痛责之。

严办攻盐水港而败，见众心不附，势难持久，而群贼皆欲索饷，知有他谋，给之曰：「某生平足力甚捷，无能及者，尔等如能追及，当如所请」。众漫诺之。是日，角逐数次而止。翌日竟举足直奔，遂不顾返，观者以为仍角足力，不之疑，军装器物皆弃之。如此退军法，殊堪捧腹也。

伪军师刘阿魁（一作阿妹）好作不经之言，以愚群贼。谓林镇军前世为鲸鱼精。坊埤之溃，退屯盐水港，时贼势方炽，刘独曰：「鱼得水必难制矣」。及官军获胜，进驻斗六，乃喜曰：「鱼入斗中，不久当自溃矣」。民皆神其说，无肯附官者。而林镇果以粮尽而败，皆阿魁煽动民心所致也。

吕仔梓焚毁二重沟沟尾庄（俗名太保庄）王子爵里第，拆为平地，其中梁搁置路隅，有声哭三昼夜。

某同知之逃回鹿港也，以白布书「清官送回」四字挂胸前。及事平，随孔前道灵柩回郡城，欲仍挂此四字，有议之者，乃止。或为志云：「长跽军前笑口开，而今世界属兄台，清官二字寻常见，难得红旗直送回」！

戴逆用四六文移檄远近，语多鄙俚。凡入会者，谓之「约内」，以不预会者为「约外」，犹粤逆洪秀全之以百姓为外小也。又尝为短札寄其党云：「闻卿有采薪之忧，朕心甚为纪念。兹送去小种茶叶四两，到可查收。不腆征物，聊申朕意。愚弟戴潮春顿首拜」云云。

戴逆自铸铜章狮狃，林逆银章虎狃，萧金泉称三元帅，亦作木戮。三逆俱妄篆为「受命于天、既受永昌」八字，而下句讹作「受」字，尤可笑也！

萧氏，涑东人，美名噪一方。某官微时尝过其门，氏目送之，某以为慕己也，遣媒求之，氏不从，且訾为贼，某深衔之。后为戇虎晟所得，宠嬖专房。从逆晟于彰化，造伪宫殿以居，言无不从，颇预外事。及被擒，时为火药所伤，气未绝。某官谓之曰：「汝以予为贼，今何为仍入吾手」？氏应曰：「往事无足言者，但大人宽洪大度，必不肯仇一妇人，以绝远近之望」。某命医疗之，曰：「吾所以疗此逆妇者，为十年前目送之情也」。相传以为笑。

丛谈（下）

台湾辟地至今，乱者三十余次。最大者莫如朱一贵、林爽文、张丙、蔡牵与戴万生而五。朱逆以饲鸭小民（时称鸭母王）伪号义王，窃踞府治，然为日无多，人心未定，故施提军世骠、蓝镇军廷珍直攻鹿耳门，一战而克。爽文踞彰化县，张丙踞盐水港，扰嘉、彰间，众心未附，故福大将军之平爽文，由鹿港进兵，马提军济胜之平张丙，由盐水港进兵，皆一战而克。海寇蔡牵虽攻陷凤山，实恃海船为退步，故李提军长庚（同安人，三等壮烈伯，谥忠毅）以舟

师来援，围住港口，贼闻而胆落，遂舍命遁去。盖其时内地兵力剽劲，将帅能军，故能直捣中坚，如摧枯朽也。若戴逆踞城颇久，我军虽进兵鹿港，而贼登城一望，已悉虚实，又以抚局坐失事机，故久而未克。迨丁、林全军由淡水南下，乘建瓴之势，且招其党羽来归，杜绝接济，贼势已孤，然后一战克之，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。朱子云：「敌势缓，当直捣之；敌势急，当左右缠绕之」。此一定之法。

台湾本海外荒岛，明末南安人郑芝龙载沿海贫民以辟之。芝龙子成功遂据有其地，设天兴、万年二州，遥奉永历年号，传子经。经乘耿逆之变，率百余艘扰泉、漳、汀、潮间，卒败归，未几病死，传子克■〈臧上土下〉，托孤于陈永华、刘国轩、冯锡范（克■〈臧上土下〉系永华之婿）。永华既卒，锡范忌克■〈臧上土下〉英明，乃弑之而立■〈臧上土下〉弟克塽（锡范之婿）。康熙二十二年，大学士安溪李文贞公特荐内大臣一等伯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，挂靖海将军印，统舟师克澎湖，守将刘国轩乘小舟由吼门（吼门水浅忽骤涨二尺）遁归台湾，劝克塽纳土降（克塽封汉军公）。于是设台湾一府，辖澎湖一厅、台湾、凤山、诸罗三县（林爽文之乱，诸罗被围，总兵柴大纪婴城固守，诏改诸罗县为嘉义以旌之），以台厦兵备道挂印总兵治之，设巡台御史，满汉各一，以汉御史兼提督学政（雍正间奉裁），以兵备道兼提学副使。其时北路多瘴雨，生番所巢；未几于半线增设彰化县，寻于竹塹增设淡水厅同知，于蛤仔难增设噶玛兰厅通判。地大物蕃，米穀所出（南路多糖油，北路则茶菁磺煤樟脑尤盛），遂为海外重镇。论者以台澎为沿海七省藩篱，洵不诬也。同治五年，余应淡水严司马金清（紫卿，江苏人）之招，修淡水厅志，尝以淡水一隅地甚广漠，南北几五、六百里，同知驻劄竹塹，势难兼顾，而府治至淡北几千余里，未免鞭长莫及，谓宜于艋舺增设州县以分理之，并复设巡台御史一员兼理学政，下以分道府之劳，上可为制抚之助。而林生挺华谓鸡笼头与省会对渡，为全台第一好港，洋舶所聚，最为冲要，宜增设水师以资弹压，亦要着也。又台民易乱而难靖者，恃有内山番社为渊藪耳，则内山宜辟，固也，而辟地升赋，宜仿杨太守廷理办理噶玛兰之法，力裁业户，使赋归实额；仿福大将军之设屯番以裕兵食，其法将每社熟番编为屯丁，以屯番把总外委领之，年给番租若干，无事各安生业，有事听官调遣，可辅兵力之不足；皆理台善政，尝于厅志内略叙其概云。

彰化城内漳人居多，泉人不过二十之一，故贼甫举事，奸民多为内应，识者知其不可守矣。或谓彰化城垣低狭，外迫八卦山，每逆党滋事，登山以瞰城内虚实，易为所乘。谓宜展拓邑城，将八卦山包于城内，或靠山筑城，因山为墙，墙外浚濠，导八保圳之泉以注之，而移守道驻劄，增设道标弁兵，居中控

制，亦甚便也。总之彰化为南北适中之地，民俗浮动，不可不筹守御之方耳。

嘉彰交界之内山为水沙连，又东为埔里社，其地平原饶沃，有日月潭、珠仔山诸胜，风景绝似西湖。道光初，埔水六社生番，内迫凶番之戕杀，外苦奸民之侵夺，由理番同知史密（梅叔，江苏拔贡）献地归诚，密详请刘制军韵珂。制军以闻，朝议命制军躬自巡阅，以决可否。制军巡视毕，力主其事。史同知以为事在必行，遂传集绅商，出贖立股，招民垦辟，将成田矣，偶遗一巨绅，适该绅入都谒选，因力陈不便，事竟中止，论者惜之。窃谓淡、兰之辟，皆由民间渐垦渐拓，略有成绪，而后设官治之。若能开越界之禁，听民间自行垦辟，事以渐成，则将辟之初，不费朝廷钜饷，既辟之后，择干员经理田赋，量入为出，亦可免每岁之津贴，其利益岂浅鲜哉。夫噶玛兰田土不过淡水十分之三，然每岁支給官军俸饷之外，尚可以协济邻邑，亦可知经画之初重赖有人矣。余在淡水时，着有淡水田赋考、救弊补偏等议，具载拙集中。

由凤山而南，至琅峤、沙马矾头折而东北，地颇广漠。然内山生番尤凶，罕敢深入者，惟汉奸能通番语（俗谓之番刈），或娶番女（俗称牵手），与番议和。岁以酒肉犒番，必人人尽醉，一有不周，则变色而出，而枪镖伺于途矣。故虽和议已成，而民之耕于野者，犹惴惴也。番刈时以盐、布、铁器与番交易，货其鹿皮、鹿茸之类，获利颇钜。家瘦云先生（讳树梅，金门人，着猷云诗文抄）尝从曹大令谨兴埤头水利，自绘琅峤全图以示先君子，谓此地田土沃衍，可增设厅县水师，相其海道形胜，插竹为城；控制山海，为郡垣后户云

沙马矾头山常带云雾，相传有绛衣、缟衣人对奕其上，生成之棋盘石磴犹在焉。此山直接吕宋，舟人必由此放洋。中有屿名龟仔壳。又南行四更至红头屿，系生番聚处，其地产铜，所用杂物皆铜器也。

淡水林部郎有海舶，遭风，驶至一屿。有识者曰，此名五使屿，其地五峰卓立，悬瀑分流而下，绿野绵亘，几百余里。此屿距鸡笼头不甚远。舟既归，部郎闻其异，另备一舟，载餼粮、耕具之属，欲往辟之。部郎寻卒，遂不果。

台湾为海外奥区，不特珠仔屿、日月潭欲与西湖争胜也，如鸡笼、金包里沿海一带，洞壑幽邃，又大冈山石洞莫测其底，以石投之，窅然无声，相传是处通海底。

淡水物产瀆盈。近兴茶利，制法愈精，然其茶泡开逾时，则下有油晕，色亦重浊，不及武夷远矣。内山有桂皮，宛然肉桂，而无其香味，意者制法未精欤？他如三貂岭之白海棠，观音山之素心兰，皆随地丛生。其果实莫佳于西螺柑，妙绝天下。而凤梨、槎子，亦佳品也。台属本无荔支，林雪村方伯遍购兴化状元红、漳州乌叶佳种，植于潜园，色香味俱不少逊。又购江、浙梅花数种

植之，已数十株矣。又后垄出地油，与外国无甚异，但不多耳。

台地无虎，生番即虎也。闻噶吗兰之奇莱有居民近生番者父死于番，安葬既毕，二子在野，见父导番至，杀兄以去，弟疾趋斜径，匿丛草中，得免（番目直视，遇者每斜行以避之）。是夜，弟闻兄叩门，不敢喘息焉，盖死于虎者为虎俵，导虎以伤人，而死于番者则为番俵，导番以杀人也。故凡见杀于番者，其家人不敢出声哭泣，不敢为位招魂、上墓祭享，恐番觉而镖枪随至也。呜呼！亦可悯哉！

安平撮土，有如弹丸，而设一协两营，重海防也。然总镇在郡城，相距不过三、四里，则安平营伍不待副将崇阶始资弹压也。若艋舺参将统辖淡、兰水陆各营，洋面广阔，山泽雄深，实海外之奥区。而鸡笼头洋舶所聚，尤资弹压，为最要者，非如七鯤身海口淤塞已久，仅为次要之地也。况自四月至十月，鹿耳门潮势喷涌，不可泊船，祇于口岸严密稽查足矣。则以淡水参将与安平副将两缺互相抵换，诚不无裨益耳。

台地民俗嚣凌，必内地班兵轮换戍守以资弹压，势为之也。然朱逆之变，尝招募民兵助剿，及事平，蓝鹿州先生建议，以为半线至淡水宜增设营县，即可留此经战之兵分配各营，为经制之兵，其说非未见也。若澎湖两营兵制，则尤当早为更易者，盖澎之民气质朴，从无揭竿谋乱之事。若将戍兵撤回，而就地募补，一可省三年换班来往劳费，一可免内地各营兵额之虚悬，一则近海渔人谙习水性，以之募补水兵，尤为得用，一则该兵各有耕渔生计，即米饷偶缺，不至脱巾而呼，挟制百端而猝难钤束。兼之兵皆土着，即偶有外侮，莫不各保身家，各卫桑梓，尤可得其死力。况就近各乡选募，分之虽各有里居，合之实如同一家，非若戍兵之分标、分馆，各分气类，动辄聚党互鬪，凌虐居民，横占地界，种种恶习也。而且澎湖瘠苦异常，岁多荒歉，若每年得此宗饷米散给，使之互相挹注，则一方阴受其惠，是一举而数善备矣。予向有澎湖营制议，载拙集中。

秋雁臣司马素以才勇自负，尝谓台属民情喜乱，每数年间即有变动，而见兵实不足恃，欲自练一军，备缓急之用。闻者壮之。以经费无所出而止。大墩之役，孔道仅恃一秋丞，秋丞自恃所能而不暇计其后，盖勇敢有余而好谋未足也。然咸丰间淡水漳泉民分类械鬪，焚毁街庄数处，死者山积，几于蔓延不可收拾。其时彰化无籍游民多相率至淡水受雇，即泉属所雇者已不下万人，屯营相望，积欠雇费甚多，已成欲罢不能之势。秋司马甫到任，即傅集各庄总理头人，令计口酌给路费。遂亲到各营，勒令各队旗首撤营回籍，有不从者，当以军法从事。于是各队即日撤回，无敢梗者，亦其平日威望有以震慑之也。呜呼！徒勇其可常恃耶！

台澎皆食郡治馆盐，而竹塹海口虎仔山可晒私盐，故馆丁时时访拏盐梟，动辄列械相鬪，然不能绝也。若澎湖四面皆海，小岛错列，其地斥鹵，处处可以晒盐，而其民则皆食官盐无敢私晒者。现时以每年盐价为澎营加饷，而法令愈峻矣。然澎地馆盐八十斤贾银一元，盐色灰黑，殊逊内地。且澎民以海为田，得鱼则需盐孔亟，而风信不常，或暴风不已，海船有数月不至者。倘郡盐接济缺，则无以为腌鱼之用，而民受其病。故不若民间自晒之为便也。夫今日而欲兴澎海之盐利，斯事体大，实不易言。然有可行者，其法令民间各占地晒盐，丈量区分，收其正课，以敷加饷之费，而严查出口，免使溢灌他处以符定制。若内地偶尔缺盐，海船来运者，必有明文，方许出口，官为查验，收其厘金，以益帑项，而不立定额，是于变通利民之中仍寓严画界限之意也。至于郡治馆盐，亦不患无消售之处，盖内山以东，生番食盐皆奸民接济，若能开越界之禁，听民占地自垦，官为经理，他日渐辟渐广，民居稍密，恐郡治馆盐不敷其食耳。且澎湖地皆硗瘠，仅产地瓜杂粮，偶尔旱荒，则束手而仰待赈济；若盐利可兴，即肩挑贫民，亦可稍获工资为生活之计，又何必蹈常袭故，坐令货弃于地、人废其力，而不亟为之所哉？

台湾膏腴之地，故凡渡海宦游者，率视为金穴；其他利病，概未暇讲求。所谓洁己爱民者，若台湾知县历台厦道陈公瓚（海康人，进士，官至福建巡抚，谥清端，建专祠）夔乎尚已。他如兵备道周公凯（芸皋，富阳人，由翰林院编修积劳卒于任，着有内自讼斋文集）之栽培士类，廉惠并着；淡水同知曹公士桂（馥堂，云南文山举人）之勤民慎狱（积劳卒于任，相传为淡水城隍）；澎湖通判胡公建伟（勉亭，广东三水人，进士）之教养兼尽；凤山知县曹公谨（怀朴，河南解元）之为民兴利；民至今犹歌思之。倘以数公入祠郡治名宦祠，俾守土者知所感发，台民其有豸乎！